



衍  
極

道元二十五年桂林月藏子觀釋山房

同治七年十月十七日得於金閭瑞菜山房 村平

衍極目錄

卷第一

至朴篇

卷第二

書要篇

卷第三

造書篇

卷第四

古學篇

卷第五

莆田鄭杓子經述

劉有定能靜釋



天五篇

衍極目錄終

衍極卷第一

至朴篇

至朴散而八卦興八卦興而書契肇書契肇而篆籀滋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畫八卦而書之文已具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易之以書契而書之用遂行周  
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而書之法始備古文籀篆變  
而至於隸中書之體滋廣矣

飛天八會已前不可得而詳也

書之本始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  
篆明光之章逮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

莆田鄭杓子經述

劉有定能靜釋



拘省雲之迹以為順形書勢分破二道壞其從易配  
別本枝為六十四種之書言不經見悉從刪略  
皇頡以降凡五變矣

謂古籀篆隸草按秦滅古文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  
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  
曰爰書八曰隸書王莽使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  
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  
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  
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唐六  
典技書即正字掌讎技典籍刊正文字其體有五  
一曰古文廢而不用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蟲書即  
鳥書以刻璽幡<sup>印</sup>碣五曰隸書謂典籍表奏及公私文

疏所用宋鄭昂論文字之大變有八一日古文二曰  
大篆三曰小篆四曰隸書五曰八分六曰行書七曰  
飛白八曰草書其餘諸體以類相從為得之然以八  
分行書飛白各自為變蓋不知文字之大變也

其人亡其書存古今一技作者十有三入焉

謂蒼頡夏禹史籀孔子程邈蔡邕鍾繇王羲之李陽  
冰張旭顏真卿蔡襄也李斯以得罪名教故黜之嗚  
呼自書契以來傳記所載能書者不少而衍極之所  
取者止此不有卓識其能然乎

予生千載之下每覽昔人殘銘斷碣未嘗不為之歎歎  
而三嘆也在昔結繩之政始分龍穗之章中輟  
太皞之時龍馬負圖出於滎河帝則之畫八卦以龍

紀官乃命飛龍朱襄氏造六書於是始有龍書左氏  
曰太暉氏以龍紀官故為龍師而龍名是也神農氏  
始為耒耜教民稼穡感上黨羊頭山生嘉禾一本八  
穗帝異之作穗書

於是蒼史氏出仰觀俯察以造六書通天地之幽秘為  
百王之憲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蒼史黃帝之史蒼頡也亦曰皇頡姓侯剛首四目  
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屈曲之象俯察龜文鳥跡之奇  
博採眾美與沮誦廣伏羲之文造六書是為古文其  
冢在馮翊彭衙利陽亭南道旁學書者祭之不絕北  
海亦有蒼頡歲書臺人得其書莫之能識秦李斯識  
其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封孫通識其十二

字今法帖中有二十八字云

若稽古大禹既平水土鑄鼎象物勒銘告成而功被万  
世

禹命九牧貢金鑄九鼎象神姦使民知備故有象鍾  
鼎形書勒銘於天下名山大川韓文公所謂岵嶽山  
碑其一也今廬山紫霄峰上有禹鑿石繫舟之所磨  
崖為碑皆科斗文字隱：可見張懷瓘曰向在翰林  
見古銅鍾二高兩尺許有古文二百餘字紀夏禹功  
績皆紫金鈿似大篆神采驚異又有瑠戈銘六字鈎  
帶銘三十三字皆紫金為文讀之不能盡曉薛尚功  
諸人以為夏禹時書法帖亦有禹書十二字

三代之末周籀

直又反

蔚有奇秀篆隸攸祖



籀周宣王柱下史也損益古文或同或異加之銘利  
鉤殺自然棧散為大篆十五篇以其名顯故謂之籀  
書以其官名故漢書謂之史書以別小篆故謂之大  
篆甄豐六書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蓋籀書也法  
帖中有其蹟

孔子採摭舊作緣飾篆文天授其靈初物垂則

六經之文遭秦楚滅故世不可復見魯恭王壞孔子  
舊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  
字蓋仲尼門人所錄今孔子書傳於世者比于墓在  
衛州汲縣開元中游武之奇耕地得銅盤有文曰左  
林右泉後因前道萬世之寧茲烏是寶乃比于墓銘  
也季札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與古文異而

類大篆在潤州延陵鎮吳季子冢廟歷代綿遠其文  
殘缺人勞應命石遂堙埋開元中玄宗勅殷仲容模  
搨其本大曆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刊于石  
呂政纂興天之道壞亂極矣李斯者這際其時陶誕  
偃仰專名擅作悉燔舊章天下行秦篆矣

李斯上蔡人相秦始皇滅六國參古文復篆籀書頗  
加省改作小篆著蒼頡篇九章世謂之玉筋篆始皇  
上鄒嶧山議刻石頌秦德及二世諸碑是也初周末  
諸侯交爭七國分裂文字異形莫相統紀始皇一天  
下李斯欲專其名乃奏同之而罷其不與秦文合者  
獨存大篆兼行又秦始皇清史官非秦記非博士官  
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有

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令下三日不燒  
點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尋又使御  
史為案問諸生傳相告引始皇乃除犯禁者四百六  
十餘人皆坑之咸陽

程邈亦參定篆文增衍隸佐趙時便宜

程邈字元岑下邳人與李斯等參定篆文後得罪始  
皇幽繫雲陽獄邈於獄中覃思十年變大篆易小篆  
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出之以為御史又同時上  
谷王次仲亦增廣隸書班固謂起於宮獄多事苟趨  
簡易而無點畫俯仰之勢為其徒隸所作故曰隸書  
亦曰佐書漢建初中以隸書為楷法言其字方於八  
分有模楷也

蔡邕鴻都石經為今古不刊之典張芝鍾繇咸得其道  
蔡邕字伯喈東漢陳留圉人官至左中郎將善大小  
篆隸八分飛白初入嵩山學書於石室中得素書八  
角垂芒頗似篆寫史籀李斯用筆勢邕得之讀誦三  
年遂通其理又採曹喜之法初秦時王次仲以古書  
方廣少波解隸為八分邕祖述之筆訣尤妙嘗居一  
室不寐恍然一室厥狀甚異授以九勢言訖而沒故  
邕用筆特異當時善書者膺服之獻帝時為郎中讎  
書東觀奏正定經籍邕乃八分書丹刻於太學碑凡  
四十六後人咸取正焉

伯英聖於一筆書

伯英張芝字東漢燉煌酒泉人以有道微不至善隸



行草又妙於作筆見蔡邕筆勢遂作筆心五篇初漢  
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一篇解散隸體麁書  
之損隸之規矩存字之梗槩本草創之義謂之草書  
以別今草故謂之章草杜度崔瑗並善之杜氏傑有  
氣力而微瘦崔氏甚濃而工妙不及伯英重以省繁  
飾之銛利加之奮逸首出常倫又出意作今草書其  
草書急就章皆一筆而成氣脈通達行首之字往往  
繼其前行家之衣帛書而後染臨池學書水為之墨  
元常神妙於銘石

元常鍾繇字魏潁川長社人官至太傅師胡昭學書  
十六年不窺園見張芝筆心遂作筆骨論又從劉德  
昇入抱犢山學書後與魏太祖邯鄲淳章誕孫子荆

闕批杞議用筆因見蔡邕筆法於誕苦求不與痛恨  
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誕死繇令人發其墓遂得  
蔡氏法一已從其消息繇書有三體一曰銘石謂正  
書二曰章程謂八分三曰行狎謂行書三體皆世所  
推自言家妙若八分有草尾之勢然其真書絕世剛  
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  
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王羲之有高人之才一發新韻晉宋能人莫能繼擬  
羲之字逸少晉人為右將軍會稽內史稱疾去於父  
母墓自誓終身不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加常侍羲之  
善小篆隸行草八分飛白七歲能書年十二於父曠  
枕中見衛夫人所傳蔡邕筆法竊而讀之遂大進術

夫人見之流涕曰此子必敬吾書名義之後學李斯  
曹喜篆蔡邕石經梁鵠八分鍾繇等書張旭華岳碑  
始知學術夫人徒費日月又自言在山谷中臨學鍾  
氏及張芝正書草書卅餘年竹葉樹皮山石之上及  
板木等不可知數至於素紙牋縑紫或反復書之  
盡心精作得意轉深有言所不能盡者子獻之繼其  
學與父名齊姜氏曰右軍書成而漢魏西晉之風盡  
廢右軍固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廢實自右軍始亦可  
恨也

李陽冰

魚陵陵反

非反生於中唐獨蹈孔軌潛心改作過於秦

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官至將作監初學李斯嶧山

碑及見仲尼書開闔變化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  
雨集遂極其妙識者謂為倉頡後身大曆初霸上人  
耕地得石函中有絹素古文科斗孝經凡二十章初  
傳李白：授陽冰盡通其法嘗上李大夫曰陽冰志  
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美矣惜其點畫  
但偏旁摹刻而已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  
遠謬誤遂多天將未喪斯文故小子得篆摛之宗旨  
誠欲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號曰大唐石經  
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死無恨矣

張旭天分極深渾然無跡

張旭字伯高蘇州吳人仕唐為右率府長史嗜酒善  
楷隸尤工草書每大醉叫呼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



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也自言始見  
公主擡夫爭路而得其意又聞鼓吹而得其法又觀  
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其神旭嘗與裴旻吳道子相  
遇於洛下各陳其能裴舞劍一曲張草書一壁吳畫  
一壁時人以為一日獲睹三絕唐文宗詔以李白歌  
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

顏真卿含弘光大為書統宗其氣象足以儀表衰俗  
顏真卿字清臣琅邪臨沂人師古五世從孫仕唐為  
尚書右丞封魯公贈太師善楷書行草蓋古書法晉  
唐以降日趨姿媚至徐沈輩幾於掃地夫而魯公蔚  
然雄厚獨雅有先秦科斗籀隸之遺思矣烏  
五代而宋奔馳崩潰靡所底止

初蔡邕得書法於嵩山以授崔寔及其女瑛張芝之  
徒咸受業焉魏初韋誕得秘而不傳鍾繇令人掘誕  
墓得蔡氏法將死授其子會宋翼繇之甥也學書稱  
繇：弗告也晉太康中有人破鍾公冢翼始得之魏  
晉間衛氏三世能書術觀與其子瓘及見胡昭韋誕  
鍾繇瓘及子恒俱學於張芝恒從妹術夫人親受於  
蔡琰術與王世為中表故羲之父曠得之曠以授羲  
之羲之傳其子獻之及王濛之子修故諸王世傳家  
法獻之傳其甥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晉  
宗而下能者頗多其流皆出于二王也隋釋智永羲  
之九世孫也頗能傳其學又親受法于子雲雲世南  
親見永師故其法復傳於唐烏歐陽詢得於世南褚

遂良親師歐陽或云虞褚同師史稜：隋人也歐陽  
詢傳陸柬之柬之及見永師又世南之甥也陸傳子  
彥遠彥遠傳張旭彥遠張之舅也旭又得褚遂良餘  
論以授顏真卿李陽冰徐浩韓滉鄧彤魏仲犀韋玩  
崔邈等二十三人釋懷素聞於鄆彤柳公權亦得之  
其流實出於永師也徐浩傳子璿及皇甫閔崔邈傳  
褚長文韓方明受法於璿及皇甫閔傳柳宗元劉禹  
錫楊歸厚傳恆緯：傳權審張蕤崔弘裕弘祜禹錫  
外孫也弘祜傳盧潛：傳穎穎傳崔行柳宗元傳房  
直溫有劄埴者亦得一鱗半甲歐陽永符曰余嘗與  
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盛於  
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駉下至楷書手陳游瓌等皆

有之蓋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  
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爾

蔡襄毅然獨起可謂間世豪傑之士也

蔡襄字仁宗賜字曰君謨興化人官至端明殿學士  
謚忠惠善隸楷飛草行草手臨舊刻十四卷名曰隸  
篆嘗言鍾王索靖法相近張芝又離為一法今書有  
規矩者在王索其雄逸不常者本張也初蔡邕待詔  
鴻都門見役人以亞帚成字悅而作飛白書君謨祖  
述以散筆作草謂之散草亦曰飛草自言每落筆為  
飛草但覺煙雲龍蛇隨手運轉奔騰上下殊可駭愕  
靜而觀之神情歡欣不復可喜宋徽宗曰蔡君謨書  
包度法度停蓄鋒銳宗之魯公也蘇子瞻曰君謨天



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化不窮為宗朝第一  
嗚呼書其難哉書其難哉文籍之出久矣能書者何涸  
希焉蓋夫人能書也吾求其能於夫人是以難也今子  
得其人而不表章之使未者知所取則以致乎書道之  
妙予則有罪也厥今區夏同文奎壁有爛異能間作黼  
黻皇猷三代以還莫此為盛大比之制已興保氏之教  
必立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  
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  
改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保氏掌養國子以道  
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六射四曰五御

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草茅論著或者有取焉爾

衍極卷第一

衍極卷第二

莆田 鄭杓子經述

劉有定能靜釋

書要篇

六書之要其諧聲乎聲原於虛而妙於物言者聲之宣也書者聲之寄也飛龍肇音濇哉聞乎其罔聞也

六書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諧聲五曰假借六曰轉注飛龍見上篇注

夾漈山人嘗是正之有音無文者多矣

夾漈姓鄭名樵字漁仲興化人鄭曰溪之諸父也隱于夾漈山著書十類凡五十種千餘卷各有傳備載先生所著書目今子經家藏又有易說正隆官制卷

生等略十餘種皆書目所未載者宋南渡初先生以布衣召到上所著書于官詔藏之祕省命以官不拜乞還山今所在俗筆札著通志三年然後成總二百卷內有六書七音金石等二十略其七音序曰漢人課篆隸始為字書以通文字之學江左競風騷始為韻書以通聲音之學然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子母則失制字之旨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識七音則失六韻之源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漢儒知以說文解字而不知文有子母生子為母從母為子子母不分所以失制字之旨四聲為經七音為緯江左之儒知縱有平上去入為四聲而不知衡有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為七音縱成經衡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三韻之

源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之天下故為此書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義可傳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為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天地万物之音備於此矣惟鶴唳風聲鷄鳴狗吠雷霆驚天蚊虻過耳皆可譯也況人言乎臣初得七音韻鑑一唱三歎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及乎研究制字考證諧聲然後知皇韻史籀之書已具七音之作先儒不得其傳耳今作諧聲圖以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又述內外轉圖以明胡僧立韻得經緯之全惟七音一呼而聚四聲不名自未此其蘆淺者耳至其紐躡香冥盤旋寥廓非心樂洞融天籟通乎造化者不能造其間也



遠皇元圖書重啓人文諧聲之義實綜乎五  
蒙古書具六書之義而以諧聲為主也

雖古之三皇龍書德書雲人諸作蔑以加諸猗與休哉  
商之倒薤周之虎書魚書其象形耶

### 問商周書

曰叟考禽書龜寫諸體不過名物作也

龍穗見上篇注雲書黃帝之世仰雲嘗是因為雲書  
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又游扈水之上雲龜負  
圖而至帝嘉其應作龜書或曰唐堯時外國進一巨  
龜背濶三尺上有科斗文記開闢以來堯命作龜曆  
焉又云洛龜負圖禹觀而得九疇之文寫鳳書少皞  
之立也鳳鳥遠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其文章

衣服皆取以為象故有寫鳳書自顓頊以來不能紀  
遠乃紀於近為氏師而命以民事其車脈書契有仙  
人之形因為人書或云帝嚳高辛氏所製李斯善辨  
文字改為篆書謂之仙人篆科斗書者出於古文又  
飾之以形不知所起或云顓頊高陽氏所製鍾鼎書  
夏禹作倒薤書商湯之師務光避天下於清冷之淵  
植薤而食輕風時至見其積葉交偃而為倒薤書王  
情曰倒薤書小篆法也或曰漢曹喜為之蓋古法喜  
以小篆書之也虎書禽書魚書皆史佚所作佚文王  
之史歷事武王成王當文王時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有獸曰騶虞白質玄章馴于靈囿不踐生草於是佚  
錯綜其體而作虎書又鷺鷥鳴於岐未雀入於戶至



武王時火流於王屋化為鳥佚乃并狀鳥瑞而作禽書及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於王舟王取以燎故佚又作魚書體魚之首為乙尾為丙以紀其瑞鳥麒麟書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絕筆於獲麟弟子作書以申素王之瑞轉宿篆宗景公時熒惑躔於宗焚景公懼而修德熒惑退舍國富民康於是司馬子章作轉宿篆蓮花未開之形籀書魯秋胡子遠官三年不歸其妻函居懷思因玩蠶而作芝英書初六國時各以異體僭為符信而芝英書興焉秦焚典籍其文遂滅至漢武帝時產靈芝於宣房既作芝房之歌又述其事而作此書氣候直時書漢司馬相如妙辨六律測尋二氣采日辰之禽屈伸其

體升降其勢識象四時之氣為之興降象形焉又後漢東陽公徐安子按諸史摛得十二時書皆象形形也帙書魯人唐綜當漢魏之文夢帙繞身寤而狀之瑞華書南齊武帝於永平二年春日目睹落英茂木而作此書為辭紀之黃門侍郎何胤明于圖緯以為木德之瑞纂其辭藏之王府凡若此類皆象形書曰孔壁舊書皆科斗文字佳城之文獨顯於世問孔壁書見上篇注佳城文前漢夏侯嬰掘地得石擲有銘以示叔孫通曰科斗書也其文曰佳城鬱鬱鬱三十年見白曰嗟乎滕公居此室曰古文襍用摛體非一於科斗也

倉頡之初龍德書尚行於世其文章簡要書用一體

史籀既修篆之後，雲、鶴等作，皆未嘗廢。然文字日繁，必錯綜雜體而書之，或有專體如佳城之比，皆非連編累簡，故可以存古不變。至若孔壁之六經，其辭不可謂不多矣。豈得專以科斗書之？之書序曰：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者，蓋史籀之書，秦尚兼行，獨古文廢已久。時人罕知，間有一二科斗文，尤為難辨。舉其所難，故總而謂之科斗文字耳。

蓋古文有填書，麒麟、鍾鼎。

古文之別十七曰：龍曰穗，曰龜，曰雲，曰鶴，曰鳳，曰人，曰科，曰斗，曰鍾，曰鼎，曰倒，曰薤，曰虎，曰禽，曰魚，曰麒麟。書見上注曰：填書，周媒氏以仲春之月，判合男女，以書納采。

之文。魏帝使韋誕以題芳林苑中樓觀，晉王廙、王隱並好之，隱以為字間滿密，故謂之填書。曰：金錯書，古之象銘也。或云以鈔金石，故謂金錯。梁劉之遴好古，在荊州聚古器數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時人無能識者。曰：霹靂書。唐開元中，漳泉兩界，兩以不均，臺者不能斷，俄而雷雨震，崖壁中裂，所爭之地，拓為一途，中有古文篆六行，貞元中李協，稱之曰漳泉。兩州分地不平，永安龍溪山，高水清，千年不惑。萬古作程，又泉州南山有潭，元和中雷霆劈石壁，鑿成文字，人無識者。或寫以示韓愈，曰：科斗書也。其文曰：詔赤黑示之鯉魚，天公車殺人，壬癸神書急。蓋帝命戲蛟螭之辭。曰：天竺書。梵王所作。顏師古云：西域。



胡僧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

篆有垂露複書禱體

篆書之別十五曰尚方大家籀書也曰複篆亦籀所作因大家而重複之其法類夏篆漢武帝以題建章鳳闕曰爰書伯氏所職文記笏武記爰因而襲之銘周時作曰傳信鳥書六國時書節為信象鳥首也亦曰虫書曰刻符書鳥首雲脚李斯趙高並善之用題印璽曰蕭籀漢相蕭何作曰署書秦之八體書也蕭何以題蒼龍白虎二闕曰鶴頭書曰偃波書俱詔板所用漢則謂之尺一簡彷彿鶴頭故名鶴頭書其偃波書即詔板下鶴頭纖亂者也狀若連波故謂之偃

波曰蚊脚書尚書詔板用之其字體側纖垂有似蚊脚曰轉宿篆曰螭書曰芝英書曰氣候真時書曰地書見上註小篆之別十一曰玉筋篆秦小篆也李斯等作曰細篆亦斯摹始皇碑序字也曰仙人篆李斯改人書而作曰鼎小篆漢武帝治陰得鼎所作也曰薤葉篆曰垂露篆曰懸針篆並漢書喜小篆垂枝濃直名薤葉其書本古法商務光所作喜以小篆書之垂露篆以書章表謂其點綴如輕露之垂懸針篆以題五經篇目抽其勢有若針鋒玉惜曰垂露書如懸針而勢不道勁婀娜若濃露之垂懸針字必垂畫細末纖直如針曰櫻珠篆漢劉德昇觀星象而作曰柳葉篆晉衛瓘作曰剪刀篆魏韋誕作曰外國胡書何

馬鬼魅王之所授也其形似小篆此特其一耳若夫四海九州之外國甚多言語殊俗其書亦異朝于中國或累譯而後通則各自為體与小篆絕不侔矣隸之八分變而飛白行草

隸書之別十三曰古隸程邈王次仲作曰今隸亦曰正書出於古隸鍾隸術瓘習之頗有異體鍾隸謂之銘石義獻復變新奇故別為今隸書謂之楷法而隸楷分矣曰八分五次仲作蔡邕述之蔡琰言臣父八分書劉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去李小篆二分又曰皆似八字勢有偃波郭忠恕曰蔡邕以八體之後又分為此法蔡希琮曰五次仲以楷法局促更引而伸之為八字三分張懷瓘曰後學益務高深漸若八分散

故曰八分鍾繇謂之章程書愚按程邈作隸五次仲廣之五次仲造八分蔡邕述之在秦漢時分隸已兼有矣隸法雖自秦始皇蓋取其簡易施之徒隸以便文書之用未有點畫俯仰之勢故此書終西京之世鼎彝碑碣皆罕用之東漢和帝時賈魴以隸字寫三蒼隸法始廣而八分兼行至蔡邕則銘刻多分書矣建初中以隸書為楷法本一書而二名鍾王爰體始有古隸今隸之分則隸楷別為二書夫以古法為隸今法為楷可也隋唐以降古法盡廢遂指八分為古隸可乎今之言漢字者則謂之隸言唐字者則謂之分其書體一不知何以分別蓋漢有隸分唐有分楷分之不可為隸猶楷之不可為分也程邈隸書法帖中



有其蹟西漢惟建平郾縣碑是隸古法學者觀之當  
自悟耳曰飛白蔡邕所作王愔並云飛白巧法也本  
是宮殿題署勢既徑大文字且輕微不滿名爲飛白  
王僧虔曰飛白八分之輕者蓋全用楷法古法飛少  
白多其體猶拘八分自吳蕭子雲變而飛多白少子  
雲又作小篆飛白嘗書蕭字於臺城佛舍唐張德臣  
歸于洛命曰蕭齋又虔元威百體書中行草俱有飛  
白其書無傳至宋仁宗飛白秀蔚雄邁一選古法曰  
散隸晉衛恒祖述飛白而造用張隸體微露其白拘  
束於飛白蕭散于隸書宋蔡襄後作飛草亦曰散草  
極其精妙有風雲變化之勢曰神書晉太元中豫章  
有女巫神降之能空中與人言多驗其書顏飛白而

不真筆勢道勁莫能傳學或云仙人吳猛非也曰行  
書正之小變也後漢劉德昇所作鍾繇謂之行狎務  
從簡易相間流行至王獻之又傍出二體非草非真  
離万道圓震于李孟之間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  
行草虞世南云行草之跡如空中游絲斷而復續又  
曰行書者若轉輪之義行而不郅曰龍爪書王羲之  
遊天台還至會稽夕上洞庭題柱爲一飛字有爪之  
形後人因之遂稱龍爪書曰虎爪書王僧虔擬龍爪  
而作以龍爪形用縈繞但有流溺之患因加稜角爲  
虎爪之勢摯虞決錄注云尚書臺台人用虎爪書告  
下用偃波書皆不可率學以防詐偽曰瑞華書見上  
注曰花草書河東山徹所作曰雲霞書未詳所出曰

及左書梁東宮學士孔彪通作當時生工訓答無有  
識者庾元規見而識之遂作為衆中清閒法草書之  
別四曰章草史游作又晉以後有鳳尾法二出於章  
草唐人不知所出有老僧善讀書太常博士嚴厚本  
問之僧云前代帝王各有僚史牋啓上陳本府旨為  
可行是批鳳尾法之意取其為羽族之長始於晉元  
帝批馬周越云元帝初執謙凡諸侯牋奏批之曰法  
皆若字也按章草字法若字有尾故曰鳳尾法曰一  
筆書張旭臨池所製其倚伏有循環之趣後世有游  
絲草者蓋此書之巧變也曰藁草晉衛瓘採張芝及  
父覲法而草蓋草書之帶行者不相間之書或云起  
於屈原楚懷王令調國典因為藁草及取名耳又云

董仲舒言災異藁草未上主父偃竊而奏之皆非也  
曰今草即二王所尚者

草本隸：本篆：出於籀：始於古文皆體於自然殺  
法天地

鄭肯亭包蒙曰書之隸未尚矣韓詩以為自古封太  
山禪梁父者乃有餘家仲尼不能盡識而管子二謂  
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嘗考太古  
之初為君長者以奉天事神為務而畧於人事且風  
化濡朴書契罕用太巢無懷事蹟蓋亦難觀焉隸此  
推之自倉頡古文變而為篆隸八分行草皆形勢之  
相生天理之自然非出於一人之智雖朱倉不能無  
所本況史籀諸家乎



然則於何取衷哉

問書之變

曰漢世遠步晉唐至宋滋弗逮矣

指隸古八分而言也

倉夏之跡遠矣幣刀鼎鬲

即字反世復寡傳

倉頡夏禹字見法帖歷代欵識諸刻幣刀古之象貨也曰幣曰金曰刀曰布曰圜法等各有名勒其上若太昊金尊盧氏幣等見通志永武等書鼎鬲者三代以前器用必有欵識或書銘以為戒盤孟尊彝之類皆是也湯之盤銘及武王諸器銘正考父鼎銘見徑傳餘見古書

贊皇石刻其非西周乎

贊皇山有吉日癸巳四字穆天子傳云登贊皇以望臨城置壇此山癸巳志其日也慶曆中趙郡守鑿山取石龕於州廨宣和間詔移入禁中今觀其字益新奇往、類近體兼其未歷他無所攷獨於穆天子傳載之其不足據明矣

詛楚其興於近代乎

歐陽永年曰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祖楚文者以其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成王以後有熊疑熊良夫熊高熊槐熊元而無熊相詛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祖盟則秦自穆公十八世為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婦於秦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熊良夫

時秦始皇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伐  
則秦所祖者是懷王也但史記以為熊槐者失之爾  
槐相二字相近蓋傳寫之誤當從祖文石刻以相為  
正又有祀朝那湫文與此同趙德夫曰秦祖楚文余  
家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舊在鳳翔府解令歸  
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湫藏于南京蔡氏其  
一祀亞駝藏於洛陽劉氏

石鼓秦山碑  
登於兩京遺書舊畫學者不可不懸  
於觀焉

石鼓世傳周宣王大蒐於岐陽刻石作十鼓銘詩其  
上世謂之獵碣語見天五篇泰山碑按史記秦始皇  
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

議封禪望祭山川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又作琅  
邪臺登之朶及東觀之碣石東上會稽咸刻石頌秦  
德凡六處七碑二世曰金石刻畫始皇帝所為也今  
襲弊而金石刻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  
之者不稱成功盛德李斯等請具刻二世詔書其旁  
以別之其文與篆皆斯筆蘇子瞻曰秦雖無道然所  
立有絕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  
子得以覽觀焉兩京東西漢也鄭夾漈曰方冊者古  
人之語言款識者古人之面貌三代而上惟勒鼎彝  
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用豐碑  
自秦迄今惟用石刻

黃庭謂非石軍其誰作邪



問黃庭經

曰永僧徐浩輩亂之也

按晉史王羲之性愛鵞山陰道士養白鵞羲之求市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鵞而歸虞龢論書表亦言羲之為養鵞道士寫河上公老子而後世訛謬相承遂以為黃庭經蓋自李太白送賀監詩誤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鵞始也又按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則右軍書黃庭自梁以來世已罕見矣張懷瓘書估載羲之山陰寫黃庭經初未嘗以為博鵞也永僧隋智永也羲之七世孫善楷書行草嘗於閣上臨書三十年業

成方下求師者如市所居戶限為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退筆成塚徐浩字季海唐越州人為中書舍人善真行書撰古跡記

樂毅論舊本希見於世宋初王侍書別寫混之

樂毅論魏夏侯玄著王右軍書之留意運工特盡神妙其間誤兩字不欲點除遂雌黃治定然後用筆嘗謂人曰我書樂毅論有君子之風寫道德經有神仙之態智永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蕭子雲阮研之徒莫不臨學陳天嘉中者得其真跡以獻文帝後屬館杭公主陳世諸王莫能求之唐太宗追尋累載方得貞觀十二年奉勅出樂毅論真跡今直弘文館馮承素模賜長孫無忌房玄齡高士

廉侯君集魏澄楊師道六人後安樂公主與朝貴分  
內庫圖書樂毅論太平公主得之常以織成錦袋盛  
置作箱中及籍沒有咸陽老嫗竊於袖中州吏奔逐  
懼而投之竈下遂為灰燼世所傳有搨石本卷末列  
朱弁沈熾又滿騫徐僧權押石及唐文皇手批勅字  
又周越冢藏李後主搨本跋尾云太宗賜高士廉并  
集賢院印與石本相類後失之又按高紳嘗於祿陵  
井中得一石本先缺其一角所存三百餘字皇祐中  
紳之子安世為錢塘主簿石又斷缺末後獨有一海  
字或見其石以為玄玉安世以火試之遂破為數段  
乃以錢束之石蓋整石堅瑩如玉而畏火安世死其  
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家因失火遂焚其石或云尚

存元祐間故郎官趙諫常挈石隨行已斷裂用木匣  
貯之又據沈存中云舊傳樂毅論乃羲之書丹于石  
其它皆紙素所傳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跡惟樂毅論  
是石本其後隨葬入昭陵宋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  
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云公主以偽本易之元不  
曾入壙宋朝藏高紳學士家蓋石斷缺其半者字清  
勁有法後有重刻此本摹傳夫真多矣其完美者全  
無古意王侍書名著善草隸尤工臨學諸書初翰林  
學士院自五代以來兵難相繼待詔以院體相傳字  
勢輕弱無法凡詔令碑刻皆不足觀宋太宗留心翰  
墨募求善書許自言於公車置御書院選善書者七  
人補翰林待詔各賜緋魚袋錢十萬並兼御書院祇



候更配宿兩院餘者以次補外自是內署書詔筆體  
一變燦然可觀首得蜀人王著即召為御書院祿候  
遷翰林侍書後官至殿中侍御史賜金紫

洛神賦亦後人託獻之而間行之

洛神賦魏曹植作有小楷石本行於世相傳為王獻  
之書獻之字子敬羲之季子為晉中書令工草隸八  
分飛白

墓田丙舍其鍾太尉之懿乎

墓田丙舍帖鍾繇書今見於世者臨本也

霜寒數帖其王會稽之真乎

陶隱居曰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為稱從夫郡  
告雲不仕以沒暇不復自書皆使一人代筆世中不

能別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逸少沒後子敬年十七  
八全仿此人書故遂與之相似凡厥好迹皆向會稽  
永和十許年中者霜寒帖右軍書也

李陽冰庶子泉銘怡亭刻石二世詔無是過也

庶子泉銘李陽冰撰并書在滁州昔 漢流後為山

僧填為平地架屋于上今存者一大井爾怡亭在武

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為吳王散花灘亭

裴鷗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帆銘李莒八分書刻於

島石常為江水所沒故世罕傳二世詔見上注

涪溪碑雅厚雄深森嚴於瘞窟石安記其苗裔乎

涪溪碑在永州祁陽縣唐安祿山反明皇幸蜀肅宗  
中興元結撰頌顏真卿書磨崖石而刻之瘞鶴銘題

云華陽真逸撰在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  
伺水退而模之往、祇得其數句潤州圖經以為王  
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況號也蔡君謨曰瘞宦文  
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唯隸家盛至於晉魏之分  
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書習隸法自  
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宦文有楷隸筆當隋  
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宦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  
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或以為顧況家後雲林子  
以為華陽隱居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跋  
帖參校然後眾始釋然長睿之鑒賞可謂精矣乃安  
記泉州洛陽橋在城東二十里其長三千六百尺石  
曰萬安渡石橋皇祐五年蔡襄造為文自書以紀之

郎官廳壁序祭濠州文末年告身同出一軌

郎官廳壁序朝散大夫行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吳  
郡張旭書在長安唐尚書省郎官廳開元二十九年  
十月戊寅建祭濠州文顏真卿祭其伯父顏元孫之  
文也元孫為濠州刺史嘗撰干祿字書魯公書之末  
年告身建中元年八月告光祿大夫太子少師充禮  
儀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勅也公自書

所謂不約於法而允蹈焉者一掃歐虞褚薛之疲恭

反奴協

其議論具古學篇歐陽詢字信本官至太子率更令  
太常少卿弘文館學士渤海男虞世南字伯施官至  
尚書右僕射河南縣公薛稷字嗣華官至太子少保  
禮部尚書皆唐人工楷隸行草歐陽兼善篆八分飛



白撰轉授訣虞著筆隨六篇

張顏疇宗與

問張旭顏真卿

曰宗古文籀篆其開於程蔡乎

張顏謂楷法程蔡謂隸八分夫六書之微非古文籀篆無所宗五八法之妙非程隸蔡分莫能發明自古法變而趨今學者往往滅其質夫夫淳曰古文矣而為籀、變而篆隸秦漢之人習篆隸必試以籀書者恐失其原也程蔡程邈蔡邕也

石室之書今亡矣

石室書見上篇注蓋惜其善傳也其幸存而未泯者獨蔡氏之言爾

其言曰書肇於自然陰陽生焉形勢立焉勢未不可止勢去不可過

蔡琰曰臣父造八分時恍然一容曰吾授汝筆法言訖而沒曰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立矣歲頭獲尾力在字終下筆用力獻酬之麗故曰勢未不可止勢去不可過書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澁得疾澁二法書妙盡矣夫書稟乎人性疾者不可使之令徐、者不可使之令疾筆惟軟則奇怪生焉九勢列後自然無師授而合於先聖陰陽者結字點畫上皆覆下、以承工遶相映帶無使反背轉筆左旋右顧無使筋節孤露筆鋒點畫出入之跡左先右至回右亦爾獲尾點畫勢盡用力收之疾勢出

於承磔之中又在聚趯之腹掠筆左出攢鋒峻趯用  
之澁勢悉在緊取戰行之法橫鱗監勒之規

若日月雲霧若蟲食葉若利刀戈縱橫皆有意象

蔡邕筆論曰書者散也欲書先舒散懷抱但情恣性  
次須正坐靜思隨意取擗字體形勢若坐若行若飛  
若動若往若來若卧若起若然若喜若春夏秋冬取  
若虫食木若利刀戈若強弱之末若水火若雲霧若  
日月縱橫有象可謂書矣

左曰右顧無使孤露藏頭護尾力在字終

上注

疾澁之分執筆之夜八體變法之玄覽

今世傳蔡氏所授法曰虛掌實指腕平筆直疾磔暗

收遣筆陰陽勢出永字八法夫側筆者左揭腕簇鋒  
著紙為運澁回筆覆蹤是峻疾勒筆者鱗筆右行為  
遲澁回筆左勒是峻疾努筆者撻鋒逆上頓挫為遲  
澁努鋒下行是峻疾趯筆者蹲鋒於努畫中紐挫取  
勢為遲澁得勢險側左出是峻疾策筆者撻鋒向上  
為遲澁左揭腕而掠是峻疾一云策筆者撻鋒向左  
為遲澁回筆仰策是峻疾掠筆闕啄筆者左卧筆挫  
鋒向右為遲澁右揭腕左奄是峻疾磔筆者緊趯戰  
行為遲澁勢磔掣右出是峻疾故峻疾為陽遲澁為  
陰蔡經云八法起於隸字之始自崔張鍾王傳授所  
用墨道之最不可不明也隋僧智永發其旨趣於虞  
世南



崔瑗之書高明粹精非魏晉所擬議

崔瑗字子玉駟子也早孤好學明天官歷數善章草  
師杜伯度作草書勢豪法尤妙有河間相張衡研及  
篆世士在右銘子寔能傳其業唐李陽冰深得其理  
籀隸與篆同筆意與

篆貴圓隸貴方八法不同而六書則同篆用直分用  
側用筆有異而執筆無異

蕭相國張留侯談筆道鍾太傅著論可為格言矣

蕭張論筆道略曰筆者意也書者骨也力也通也塞  
也決也鍾太傅筆骨論略曰筆蹟者畧也流美者人  
也相國名何封鄼侯嘗作一鼎以表已功自為大篆  
書之又最善於題署隸古留侯名良字子房西漢人

太傅元常也

諸葛武侯其知書之變矣

武侯名亮字孔明為漢相先王作三鼎皆亮篆隸八  
分書極其工妙今帖中有言英大寔混合陰陽等字  
其子瞻亦能書

揚子雲訓篆其說文切韻之本乎

揚子雲名雄西漢成都人四十為郎三世不遷終於  
大夫善古文識奇字自荀伏羲命子襄作六書而黃  
帝復命倉頡制文字下及唐虞三代通謂之古文至  
周宣王太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損益古文或同或  
異所謂奇字也古人之書殊文者多矣有古今殊文  
者有一代殊文者有諸國殊文者劇乎春秋戰國之

世文字異同各隨所習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其不合秦文者強而同之遂作倉頡篇九章中車府今趙高作反歷篇六章太史胡毋敬作博學篇七章皆取籀書或頽者改所謂小篆者也屬秦政滋繁人趨簡易程邈漫變小篆為隸書三千字而王次仲實增廣之於是古文廢而不用漢興有李書師合小篆三篇書之總謂之倉頡篇斷六十字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以教於鄉里孝宣時如命諸儒修倉頡之學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而授之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孔講學大夫秦近不能言之孝平時台禮百餘人今說文字未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雋時為黃門侍郎採以作訓纂篇凡三十四章又易倉頡重複之字

為八十九章東漢班固續訓纂作十三章通一百二章凡六千一百二十字無複者用訓纂之末以為篇目曰滂喜和帝時郎中賈魴用隸字寫之以倉頡為上篇訓纂為中篇滂喜為下篇謂之三倉隸書浸廣而籀篆轉微矣三倉之書其辭質其義古不類偏旁亦不類四聲未有反音亦未有訓詁至杜林始作倉頡訓詁音部璞又作三倉訓詁非若說文之自為注也說文者漢太尉祭酒汝南許慎所作也初和帝命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於是慎乃集三倉爾雅之學者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十四篇并序目一卷凡六百餘字取其形類作偏旁條例首子終亥各有部居包括六藝羣書之詁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



鳥獸昆虫雜物奇恠殊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靡不畢集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魏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攷拾遺漏增益事類頌為有補然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說文之作訓詁雖備未有反切晉世義陽王典祠令呂忱表上字林五篇萬二千八百餘字附記說文而按隅音勺隱別古籀奇惑之字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跡殊絕獨冠古今於是刊定說文自為新義陽冰之後諸儒箋述甚衆附益反切互有異同宗徐鉉更詔攷定為之集注增以已見定其音切愈密矣切韻之學起自江左述作頗衆惟陸法言盛行於世以平上去入四聲為次凡二百六韻諸儒增注至數萬餘言邵克夫曰韻法開闢

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而後開者春也能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又有唐李騰說文字源徐鉉韻譜通釋等書皆說文切韻之羽翼也大抵字書則主偏旁韻書則主四聲豈若夫際氏六書七音之摛詳焉故曰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也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

曰溪書衡肯亭包蒙其義則衍極竊取之矣  
曰溪姓鄭名僑字惠并宋興化人乾道五年狀元及第高麗間使金國不屈官至參知政事知樞密院時韓侂胄當國集銅道學朱文公被黜以奏留之寧宗出御筆諭臺諫給舍不必更及舊事侂胄及其黨與

皆怒力陳以為不可上旨中矣公獨以反汗爭之乞  
身而歸遂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封蜀國公年七十一  
薨於家贈太師郇國公謚忠惠肯亭名亮字子敬公  
之子也博極羣書考天際通志訛失又集為同志大  
旨鏤板於廬陵郡齋校司馬公稽古錄刊於興化學  
宮仕至尚書左司兼權樞密副都承旨出知漳州以  
疾自陳除寶章閣致仕命未下卒於官回溪善行草  
著書衡三篇其略曰夫三代銘刻鼎匱古文舊篆或  
移之上下左右隨體變轉雖有工拙而要以心會  
其妙非若後世之拘限也又曰漢石經諸刻多以隸  
體八分而夏淳于碑乃用篆體八分又鍾曰張以前  
多是隸古意二王後而隸古微矣又曰唐人云字裏

金生行間玉潤真則字終意不終草則行盡勢不盡  
其得書之趣矣凡此議論十條深有理致肯亭作包  
蒙七卷其略曰古人立言皆有所本揚雄太玄所以  
擬易也其法以一玄都覆三方以同九州枝載庶部  
分正羣家寶得先天自然之學及觀博古書所載商  
卣卦象則與揚雄爭首相合乃知古有其卦按周官  
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  
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鄭康成引杜子春注云連山  
伏羲歸藏黃帝三墳則以連山為伏羲歸藏為神農  
而黃帝別有坤乾之易世傳夏曰連山商曰歸藏非  
與夏易不可得而見竊疑商易則卦象卣欵識者是  
也豈以三畫而成卦故其經卦皆九其別則八十有



一而後人失其傳以若闕朗洞極則取揚氏之玄而  
疑其一書焉夫伏羲之八卦皆當時之古文也然則  
古之歛識恐亦尚之古文爾謂之卦象古則後人取  
名也又曰三皇尚忠五帝尚質三王尚文八卦忠也  
古文質也籀文也篆則王降而霸矣隸其秦之法今  
書乎古隸之古文也八分隸之籀也楷法隸之篆  
也飛白八分之流也行楷之行也草楷之走也隸以  
規為方草則圓其矩而六書之道散矣又曰古者天  
子藉田祭先農王親桑享先蠶示不忘也六書之學  
於倉頡當宇文之初冀雋清按春秋二仲上丁釋奠  
於先聖先師禮以釋奠倉頡誠得古人之遺意也夫  
太多以兵家者流唐之祭典且得與文宣王比況倉

頡之造書乎肯亭子徑之曾祖父也

夫字有九德九德則法之始乎庖羲成乎軒頡盛乎三  
代革乎秦漢極乎晉唐万世相因體有損益而九德莫  
之有損益也或曰九德孰傳乎曰天傳之又問自得曰  
無愧於心為自得

九德出虞書皋陶曰都不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  
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章厥有常吉我惟  
字亦然亦書有九德亦言其字有德九德既備法自  
生矣是故羲軒以之而造始漢唐以之而成終始終  
一天入其能損益乎非自得者不足與談斯道

衍極卷第二

衍極篇卷第三

造書篇

至哉聖人之造書也其得天地之用乎盈虛消長之理  
奇確雅俗之觀靜而思之漠然無朕直引散而觀之萬  
物紛錯書之時義大矣哉自秦以來知書者不少造書  
之妙者為獨少無他繇師法之不傳也

天地之理其妙在圖書聖人法天其用在八卦六書  
八卦之爻也卦以六位而成書以六文而顯卦有陰  
陽書有文字卦有子母書亦有子母義文周孔易經  
三聖而理為象數始大備頤為孔籀書不更三聖而

莆田 鄭杓子經述

劉有定能靜釋



典章文物集大成是故六書者天地之大用也鄭夫  
滌曰經術之不明繇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繇六  
書之無傳聖人之道惟藉六經之作惟藉文言文  
之本在於六書六書不分何以見義小學之義第一  
當識子母之相生第二當識文字之有間象形指事  
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象形指事  
一也象形別出為指事諧聲轉注一也諧聲別出為  
轉注二母為會意一子一母為諧聲六書也者象形  
為本形不可象則屬諧事、不可指則屬諧意、不  
可會則屬諧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  
焉六書無傳惟藉說文然許氏惟得象形諧聲二書  
以成書於會意復為假借所授故所得者亦不能守

為所以顛沛淪於經籍之中如汎一葦於溟渤靡所  
底止皆為假借之所魅也嗚呼六書明則六經如指  
諸掌假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若夫省文則有聲闕  
於義者有義闕於聲者六書之道備於此矣三代之  
前有左氏韓子三代之後有揚雄許慎猶不達六書  
之義況他人乎

或曰三代不聞其踳踳五馬反又也漢魏以降何其瑣  
耶曰古昔之民天滔未際動靜云為自中乎桀夏商以  
前非無傳也略也保氏之教立于周官後世漸尚巧智  
設官師以訓教之去本俞以下反遠而防之俞容去道  
俞疎而言之俞切

夏商以前不可得而攷也周官保氏之教見至朴注

夫六書者六藝中之一事耳教之方其簡易也若此秦人雖滅礼法而有尉律以教小學童年十七以上始試泐籀書凡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漢興因之章帝時杜操善草書帝貴其蹟詔上章表令作草體魏武帝最稱忘克當時智能出於己者必以法誅之至於師宜官梁鵠鍾繇胡昭輩以能書南勝操則優容尊尚之以風厲天下逮晉立書博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迄于隋氏代有其職唐文皇帝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為學生乃立科以書學取士宗太宗募求書善者許自言於公車首選七人直補翰林待詔賜緋魚袋

驟加恩寵海內從風崇寧間又立書學博士以勉後進蓋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自江左以未時君世主內出金帛購募前賢法書者屢矣或張演深藉以備觀覽或模勒上石以廣其傳歷代書法則有漢曹喜述筆論蔡邕鍾繇筆法晉王羲之宋羊欣筆陣圖齊王僧虔梁庾元威書論隋智果唐太宗成頌筆法之韻其書甚眾教之多方其切密也如彼今觀黃唐三代金石彝器之文超妙絕倫而後世石家曾不能得其髣髴者誠以作成之道有所未至也

夫法者書之正路也正則直則易則可至則妙未至亦不為迷人倘音面則邪則曲則難於是門中蘇援轉脫媯夸以臬決世以學者審其正易邪難哉



於回方矣

愚謂舍正跡而弗由將有顛覆之患豈特失之於難而已門中蘇接轉脫媯存鮮有不敗露者徒取惡名爾又烏得而梟亂世俗哉故君子必擇術也柳誠題

曰心正則筆正可謂善於筆諫矣

然則子襄沮誦氏法乎

歷問書法

曰法

子襄即飛龍朱襄氏沮誦與倉頡共造古文者倉頡四目而神靈其造書也天雨粟鬼夜哭有諸

問倉頡事

曰吾不知也

四目神靈見至朴注天雨粟鬼夜哭出淮南子李斯云九百年後有發吾筆意者卒如其言

問李陽冰

曰陽冰非直繼斯者也

識律之書學者不道也李斯之智不足以及此身戮族未且不悟況其遠乎好事者之為是言也可知矣蔡邕學書嵩山石室得素書八角垂芒鬼物授以筆法何其神邪

問蔡氏始得法

曰古書至秦而絕斯邈之法反扶富絕微邕斬然矣

見至朴注

鍾繇見筆經於韋誕求之不得泯死而發其墓又秘之

將死授其子會太原中許人破冢索翼得之何其秘耶  
問得書法之艱

曰法者天下之公也奚其秘

韋誕字仲將魏京兆人為武都太守善小篆正書八  
分宗翼鍾繇之甥也事具至朴古學注

王羲之筆論同志求之弗與談其子孫勿傳曷傳乎

問羲之寶筆論

曰天將啓之人能秘之

羲之作筆勢論十二章其序曰吾告子敬吾察汝  
性過人未閑規矩矱修筆論一篇開汝之悟可為珍  
寶學之秘之勿播於外以視諸知友吾作此本初成  
同志欲求見之吾云失矣又題術夫人筆陣圖後云

羲之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遺教於子孫可  
藏之石室他人勿傳

顏魯公下問於長史宜有異對而獨以鍾書十二意何  
耶

問張旭所答語

曰發之也其曰妙在執筆又曰如錐畫沙如印泥書  
道盡矣

魯公傳長史十二意筆法曰予罷秩醴爾特詣東洛  
訪金吾長史張公請筆法長史時在裴儼宅憩止有  
年眾師張公求筆法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  
年亦師事張公皆大笑而已人或問筆法張公即對  
以草書或三經五經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



僕自後再於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倣曰足  
下師敬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素數十幅亦嘗  
論筆法惟言加功臨學當自悟耳僕停裴家月餘因  
與倣從長史飲散自請於長史曰阮承獎誇日月滋  
深夙夜功勤玩嗜翰墨得聞要理豈勝感戴長史良  
久不言乃左右矐視拂然而起僕從行歸東竹林院  
小堂張公踞床而坐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  
高人詎可與言哉書之求能且攻真草夫平為橫子  
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嘗蒙長史令為一平畫皆須  
縱橫有取象豈此之謂乎又曰直為縱何也曰謂直  
者必勿令哀曲乎曰均為間曰間不容毫之謂乎密  
為際謂築鋒下筆皆須宛成不令其跡乎鋒為末謂

末以成畫使其鋒健乎力為骨體謂趣筆則點畫皆  
有力即骨體自然雄媚乎輕為屈折謂鈎筆轉角折  
鋒輕過亦謂轉角為闔過乎決為掣制豈不謂掣者  
決意挫鋒使不怯滯令峻絕而成乎補為不足謂點  
畫或有失趣者則以旁點畫救之乎損為有餘謂趣  
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乎巧為布置謂  
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有  
異勢乎稱為小大謂大字促之令小：字展之令大  
兼令茂密乎長史曰子言近之矣梁武帝觀鍾書十  
二意曰字外之奇文所不書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  
逸跡曾不睥睨義之：言未為為論元常謂之古肥  
子敬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類反如自省覽有異

衆說芝繇巧趣精細殆同棧神肥瘦古今豈易致言  
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  
獨運意跡字後猶楚音夏夏不能無楚子故之不逮  
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如畫席也學元  
常者猶畫龍也夫運筆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後弱  
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斷畫促則字橫畫  
疎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 純骨無媚純肉無力  
少墨浮溢多墨太鈍此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  
舍無違值筆廉斷觴勢峯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  
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腕、後、視  
之不見稜、凜、常有生氣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  
之舊也張芝所以善書者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

肆其談余雖不習偶見其理倘有巧思盈半矣真卿  
前請曰幸蒙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古  
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得圓轉勿使拘牽其次識法  
謂口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  
布置不慢不越巧便合宜其次徑筆轉佳其次變通  
遠懷縱捨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敢問執筆  
之理長史曰予傳筆法得之老舅陸彥遠後聞於褚  
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泥如錐畫沙思所以不悞  
後於江島偶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畫乃以利錐  
畫之其動險之狀明利媚好始恆用筆如錐畫沙使  
其鋒藏畫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徑背此  
功成之極矣子其書紳余再拜送巡而退梁武帝蕭



名衍字升達善篆隸行草嘗與袁昂評諸家書

雜索靖之銀鈎薔尾

丑 迺尾

索靖字幼安晉燉煌人官至尚書郎後軍將軍善八分行草與衛瓘自言我得伯英筋恒得伯英骨靖得伯英肉靖於其書名為銀鈎薔尾法

顏清臣之屋漏懷素之壁跡

懷素字藏真唐長沙人為沙門善草書與鄒形為兄弟嘗從形受筆法形曰張長史初謂形曰孤蓬自振驚沙生飛余自是得奇怪草聖盡於此矣真卿曰師亦有自得乎素曰吾觀夏雲多奇峰輒嘗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又遇拆壁之跡一、目然真卿曰何如屋溜雨素起握公手曰得之矣

及釵股諸法不若是之明且要也

折釵股亦張長史筆法也

或曰李斯憚人也書矣傳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歐陽永升曰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苟可以用於世不必皆聖賢作也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

顏氏之書李重光曷議之

問魯公書

曰多見其不知量也

重光名煜南唐後主也嘗曰真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並脚田舍漢耳

李氏之書可乎

問後主書

曰使天下塞其兌閉其門可也

光目門口也李後主書述曰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鏗  
自衛夫人及鍾王家傳于歐虞褚陸等流於此曰世  
人罕知其道者孤以幸海得受海於先王非天賦其  
性口授要訣然後研功覃思則不能窮其奧妙所謂  
法者撇押鈎揭抵導送是也黃魯直曰書家傳右軍  
筆意有十許字而江南後主得其七以余觀之誠然  
然其字用法太深刻乃以張湯杜周豈若張釋之徒  
有功之雍官得注意有瑕者奪皆匪當入心者死  
唐數宗史何夥反胡火乎

問墨數書史之多言

曰未修之書也

唐墨數不知何人編其書博取漢魏迄唐諸家筆法  
序論宋鄭昂字尚明號董山福州人作書史起伏義  
終五代凡二十五卷其序略曰書史之作蓋愜古書  
之衰絕而惜人才之無聞也述作之體規模正史紀  
以載帝王志以述法訓表以著名跡傳以序人倫世  
代久遠法書磨滅高下之品不可復定始因成說而  
謹錄之以評品為論以書賦為贊而間澄定其異同  
耳若夫宋朝以侯未者

古今書品其効尤班固人物表與

古字之存於世者無幾後生晚學生於千百載之下  
得以觀感而興起者實賴前人編摩之力也是故極



古今之制者存乎圖系時地之出者存乎譜聲而應  
之存乎集款類而從之存乎偏旁不疾而速存乎釋  
文其言曲而中擬議以成其文存乎評品品之與  
評同而實異評以討論以得失品則考定其高下古  
之能書者衆矣傳史所載類多潤略其見於古人論  
述者衛恒能書錄羊欣劇繪王僧虔古未能書人名  
王愔文字志博昭虞蘇法書目錄地最地思廉善書  
人名狀徐浩書譜古跡記張彥遠法書要錄等作皆  
廣記直述不立評品梁武帝袁昂郊陵王論品搃等  
始有書評竇永書賦唐文皇宋太宗徽宗蔡君謨歐  
陽永升蘇黃米諸公皆嘗評書品第之作蓋始於班  
固漢書古今人表分為九品庾肩吾李德真書品並

效之李嗣真益以逸品為十等張懷瓘書估第為五  
等又書斷分為神妙能三品鄭昂之修書史也亦作  
人品表又分能品為上下或未見古書但合諸家之  
論繇倉頡而下鈞為四品論同異者參訂而從眾其  
有史傳顯而品錄著名則其名於表又有不入品  
尚有傳刻可見者昂不敢斷咸列於遺書遂成五等  
鄭美澄曰六經之後惟司馬氏史記擅制作之規模  
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  
此衰矣夫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  
水之有本源也班固不通旁行却以古今人物強立  
等差此則無稽之論也由其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  
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書竊

直書不以為慙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於書  
賈逵復不以為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因之自為  
書也矣希往、出國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  
此謬也後世眾史修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  
耳皆因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未史家奔走班固  
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若書品可謂存走班固之尤  
者矣庾張二李非秉史筆置而勿論昂之修史起自  
伏羲終於五季可謂得太史公會通之旨矣且其言  
曰班固以古今人為表此則妄矣知班固之妄而不  
自知其妄尤而效之又甚焉者其鄭昂之謂乎  
孫虔禮姜克章之譜何夸乎  
閻孫姜多夸誕

曰語其細而遺其大趙伯瑋之辨妄所以作也

虔禮名過庭唐人善隸行草官至右衛曹參軍  
撰書譜自書之其略曰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矣妍  
媸襍揉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乃不殊於既往或苟  
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簡者仍闕今  
撰為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  
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者或存觀省緘祕之旨余無  
取焉克章名夔宋番禺人自號烏白石生著續書譜  
二十條其首章總論曰真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  
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勁古淡則出於蟲篆波畫點  
畫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  
出於章草真草與行各有體製歐率更顏平原輩以



真為草李邕李西臺輩以行為真大抵下筆之際盡  
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道勁則似病不除所貴熟習  
兼通心手相應白雲先生歐率更書法亦能言其梗  
槩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稽之伯暉名必畢號大  
蓬庸齋忠清公之孫官至奏院宗丞善隸楷題署作  
續書譜辨妄以規堯章之失其略曰夫真書者古名  
隸書象生隸象隸生八分與飛白亦草載在古法歷  
歷可考今謂真草出於飛白其謬尤甚又謂歐顏以  
真為草夫魯公草書親文筆法於張長史又何嘗以  
真為草若謂李西臺以行為真則是然自此體漸矣  
至宋時蘇黃米諸人皆然楷法之妙獨有蔡君謨一  
人而已堯章略不舉是未知楷書者也又謂白雲先

生歐率更論書法之大槩孫過庭論之又詳殊不知  
古人法書訣筆勢等論文字極多特堯章未之見耳  
行書魏晉以來工此者多惟蘭亭為最唐之名家甚  
眾豈特顏柳而已哉況至宋朝書法之備無如蔡君  
謨今乃置而不論獨取蘇宋二人何耶讀至篇末又  
有濃纖出之言此正宋氏字取也此體流弊至張即  
之徒妖異百出皆米氏作俑也豈字則之顏柳間  
哉

宣和譜石峻等書其誕章之尤者也

大德壬寅延陵吳文貴和之衷集宋宣和間書法文  
字始音終宋石曰宣和書譜二十卷石峻佩弦溫陵  
人宋開慶間禱輯諸家論議為一書率皆紕繁如左

短上齊右短下齊等說亦書家之小道耳

蘭亭考俞松續考濫泉羣言吾不知其然也

蘭亭考宋四明桑世昌澤卿集為十二卷續考吳江  
俞松壽翁編復十餘卷皆博采古今序論題跋或相  
矛盾皆無一定之見初永和九年會於會稽山陰蘭  
亭修禊事也俾諸人咸賦詩為樂王逸少製序用蠶  
繭紙鼠須筆書之陳天嘉中屬僧智永隋平陳或以  
獻晉王即煬帝也王不之寶僧智果借搨不還果死  
歸弟子辨才唐太宗為秦王時見模本驚喜乃貴價  
市真蹟不至遣問辨才使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以  
武德二年入秦王府世傳造蕭翼詭計就智永取之  
非也貞觀中令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真四人鈎

模以賜皇太子諸王令褚遂良檢校而董之又令湯  
晉徹搨賜房玄齡以下八人晉徹竊搨以出故在外  
傳之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真跡三千六百餘率以  
一文二尺為一軸行書目有五十八卷此書為宗常  
置世側一日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可與吾蘭亭  
及崩用玉匣藏之昭陵梁末溫韜發唐諸陵取金寶  
而昭陵石床上石函中有鐵匣置藏前世圖書鍾王  
筆跡韜皆剽取其金玉而去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  
跡遂傳人間或云唐貞觀中搜求前世墨跡甚嚴非  
帛表間疾書簡皆入內府士夫家所存皆當日所不  
取者是以流傳至今宋太宗購募所得集為十卷俾  
模刻之今流化法帖是也獨蘭亭真本亡矣世所傳



模刻本極多始唐太宗刊蘭亭於玉石晉之亂并  
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漢祖  
起太原遂棄蘭亭石刻於中山土人李學究得之韓  
忠獻之守定也李以墨本獻公，堅索之李瘞之地  
中別刻本呈公李死其子始摹以售人世所謂定武  
本是也每千須千錢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  
官緡無從取價宋景文公時為定帥乃以公帑金代  
輸而取石匣藏庫中非貴游 交不可得也熙寧中  
薛師正出牧求墨本者其長子紹彭又摹刻贗本於  
郡易舊中山本以歸長安饒損湍流帶者天字以掩  
其迹又有取況之說謂定武者於仰字如針眼殊字  
如蟹爪列字如丁形盛字上有金龜惟背後有五色

蓮花記者為貞觀時本大觀中其弟嗣昌奏之徽宗  
詔取其石龕于宣和殿靖康間與岐陽石鼓俱載以  
北或云靖康之亂獨此石棄不取高宗駐蹕廣陵宗  
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馳進踰月金人復南寇高宗  
幸淵夫之樓大防云畢少董自言幼時在定武親見  
青石刻帶右天三字已缺大觀間再見與舊無異則  
五字未必皆紹彭鏡損也其獨損天字者尤為難得  
或云蘭亭真跡玉匣藏昭陵又刻一石本溫韜發掘  
取金玉棄其板宗初耕民入陵徑已腐唯石刻尚存  
遂持歸為搗帛石長安一仕人見之購以百金所謂  
古雍本也後入公使庫馮京知長安失火石遂焚乃  
令善工以墨本入石薛向作鎮其子紹彭又刻一本

易之所謂今雍正也似此論議紛紛不一姑併存之  
黃魯直曰右軍襖飲序草號稱最得意者宗齊以來  
以藏在祕府士夫人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  
時蓋有異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于  
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妙跡唯有蘭亭故為虞褚輩  
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  
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髣髴存古人筆意  
耳愚謂山谷此論極當大拉收蘭亭者自唐以來全  
慮數百家而少有善者多以所藏本展轉模勒相夸  
去真跡遠矣

黃伯思之論何其自欺也

伯思字長睿號雪林子邵武人能書有帖行於世政

和間為祕書郎著東觀餘論辨古刻書帖然多出於  
宋元章大拉論書宗尚晉人而闕於古遠又稱張長  
史與藏真為同輩且談張不善正書是蓋未知長史  
者也又禱以表昂竇晨等論議裁評諸書未為允當  
至宋名家略不見舉獨拳於章申公而謂其筆勢  
高古出虞褚之上又且自許太過以涉狂妄  
進黃門之銘非蔡氏碑也

進黃門碑首篆題漢故小黃門進君之碑君諱敏字  
達鄴君之中子其辭曰於穆使君盛德昭明又曰如  
何如何吁嗟吳蒼黃伯思謂此碑意象古雅在樊常  
侍蔡藁長二碑上又曰信安何攜以隸書知名以進  
敏碑為蔡中郎書碑目而以進敏魯峻等碑皆蔡中



郎書

金鄉侯成埒於橐長慶都靈臺弱於西華

金鄉碑首隸書故金鄉守長侯君之碑石成字伯盛  
山陽防東人其先侯公納策濟太上皇鴻溝之阨溢  
安國君曾孫輔封明統侯玄孫霸為臨淮太守君年  
八十一建寧二年卒碑末連夫人誌銘此碑字差大  
完好橐長碑首隸書漢故橐長蔡君之頌石湛字子  
德河內修武人遷高邑令吏民追思粟尹等立碑末  
云光初四年十二月詔書遷并州刺史下缺碑在橐  
城縣西慶都碑隸書惟帝堯母昔者慶都游觀河濱  
感赤龍而生堯有龍授圖躬行聖政慶都仙歿葬曰  
靈臺上立黃屋堯奉初下營以水厯代守奉之至王

莽而絕廷尉仲定連白表奏詔笑命時濟陰守魏郡  
審見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仲君徑之徑  
之營之不日成之建寧五年五月造碑不甚磨滅在  
濟陰成陽縣西華碑云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  
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西岳祭視三上者又  
曰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暨夏殷  
周末之有改秦違其典堅遺鄩池二世而亡漢祖應  
運禮遵陶唐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斐掃凶  
頑光初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  
君諱毅字仲德命守斯邦光初戊午季冬己巳樊毅  
又重立碑延熹四年知農太守袁逢又易碑飾廟  
卒史礼器諸碑曹植廟文漢魏之制異矣

卒史碑隸書曰司徒臣雄曰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  
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係辭  
经纬天地故特立廟成褒侯四時來祀事已即去廟  
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  
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  
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爲如瑛言可許臣雄臣戒  
愚慙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奏制曰可乃  
元嘉三年春也雄姓吳字季直戒姓趙字意伯瑛姓  
乙字少卿又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  
相平行長史事下守長擅命 死罪敢言之司徒曰  
空府壬寅詔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  
器選年四十以上徑通一藝祿能奉祀先聖之祀爲

宗所歸者平叩頭死罪死罪謹按文書守文學掾魯  
孔酥帥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酥修春秋嚴氏徑  
通高弟事雜至若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除酥補  
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禮器碑隸書曰惟永壽  
二年青龍在涪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  
韓君又曰孔子近聖爲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於初  
學莫不驥思嘆叩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星并官  
聖祀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并官氏  
邑中錄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祀樂凌蓬秦項作亂  
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於沙丘君於  
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鍾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脯  
檀遵杞禁壺修飾完廟更作二輿又題韓明府石勒



字叔節又魯相史晨饗孔廟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  
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  
臣晨頓首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復  
祀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  
穀春秋行礼又史晨別立兩碑於孔廟又謁孔子塚  
立碑率皆断裂曹植廟文冢額二行惟黃初元年大  
魏受命胤軒轅之高祖紹漢氏之遺統又曰追存上  
代三叔之祀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  
子二十一世孫議卽孔羨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祠  
制詔三公曰昔仲尼姿大聖之生懷帝王之器遭襄  
周之末而無受命之統為改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汶  
泗之上栖、烏皇、烏歆、莊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

當時之君終莫能用又曰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  
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祠令魯郡修起舊廟置  
百石卒史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  
又曰仲尼既沒不在茲末題曹植文梁鵠書乃鍾繇  
手刻因號為三絕碑

大饗勒勲繁城立表禪壇刻記甚哉將以夸後世也

大饗碑隸題額兩行穿旁刻蚊螭之文亦梁鵠書魏  
志文帝建安二十五年嗣位為丞相魏王改元延康  
六月將伐吳南征七月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  
故老此碑乃八月辛未也是時漢帝在位丕為丞相  
捺之瓦纔數月丕軍次舊里飲宴設樂伐石勒銘稱  
頌功德碑在亳州魏帝廟唐大中五年亳州刺史李

豎再模刻於石繁城表篆額黑字兩行中有畧方丈  
乃魏公卿上尊號表自陛下即位下十行勒于碑後  
唐人稱爲梁鵠書禪壇記篆額黑字一行顏真卿以  
爲鍾繇書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  
魏王稱天子又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  
猶稱令是月丙午漢帝使張愔奉璽授唐王升壇  
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  
辛未受禪于漢三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注魏  
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益知漢  
魏二紀皆謬而此碑爲是也蓋作史者之疑悞後學  
也多矣夫曹氏建號讀其事者爲之扼腕彼且洋洋  
自滿比德前代又勒豐碑惟恐傳之不遠欺罔甚矣

今以其字畫之功故備錄之以法識者  
於戲古碑之荒墜也久矣堯祠舜塚蕪而弗訊禹功頤  
鈔忽焉淪沉志古之士將何所取哉

東漢志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  
奉一太罕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桓帝延熹十年  
二月禱雨堯祠碑云常以甲子日詔太常陳上古之  
禮舞先王之樂享祀羣臣仰瞻雲漢嘉樹優沾孟府  
君知堯精靈與天通神修治大殿餘多磨滅靈帝熹  
平四年建堯祠碑云帝堯者蓋昔世之聖王也又曰  
慶都典赤龍文而生伊堯又曰聖漢龍興纂堯之緒  
祀以上儀至于王莽絕漢之業而壇場夷替屏攝無  
位又曰太守河南張寵從擬前緒字畫隱：可見舜



塚碑唐大曆二年道州建教亭江華縣令瞿令問八  
分書永泰二年三月十五日元結奏舜廟狀云臣謹  
按地圖舜陵在九疑之山舜廟在大陽之溪舜陵古  
老已失大陽溪今不知處秦漢以來置廟山下年代  
寔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奠醑荒野恭  
命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設於荒裔陵廟皆  
無臣謹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記特乞天恩許  
蠲免近廟一兩家令歲時拂洒示為恒式謹錄奏聞  
時郭子儀為中書令奏准敕賜廟戶馬懷玉等禹廟  
碑光初二年十二月丙子朔十九日甲子皮氏長南  
陽章陵劉尋考嗣丞定烏氏樊璋元孫其後敘禹平  
水土之功後有銘文又一碑云皮氏長安定蘇字下

文已磨滅碑陰有汾陰趙遺子宣數十人姓名官爵  
具存未浚有龍門復氏三十五戶題名此碑在龍門  
禹廟倉頡廟銘熹平六年立略曰倉頡天生德於大  
聖四目靈光為百王作憲銘曰穆、聖倉等語而缺  
陷者多又倉頡廟入名碑云有蓮勺在鄉有秩池陽  
集水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又有夏陽長殺柶戾長  
則是縣吏之名皆無事實可攷宋彭大雅以漢碑完  
好者四十本作橫卷刻於渝州博古堂雖功用精嘉  
而筆法緩弱失真矣

衍極卷第四

莆田 鄭 杓子徑 述

劉有定能靜 釋

古學篇

秦廢古學刀書不可得而行矣

刀書見天五註今有海外西洋馬八兒等國人以長  
細銛刀右手執用托以左母指橫刻貝葉為字或暮  
夜交睫書之迅速精利皆不失行理豈不謂禮失求  
諸野

蒙恬筆徑胡毋敬等剽掠遺範造倉頡博學諸書散落  
復盡

蒙恬為秦將造筆徑餘見至朴書要註



然道在兩間法出於道書雖不傳法則常在故執筆貴  
圓字貴方篆貴圓隸貴方圓效天方法地圓有方之理  
方有圓之象篆不篆隸不隸吾不知其為書也

執筆貴圓握管不可不直：則方字貴方則勢不可  
不轉轉則圓篆圓其用而方其體隸方也外雖方而  
內實圓一方一圓交其故法天地之道乎至於點畫  
之際縱徑橫律莫非陰陽至理之所在故左氏因亥  
有二首六身而得算法可謂善體物者矣夫際曰六  
書起一成文衡為一從為一音邪為一音房必反一為  
一反分至一而窮折一為一音反反一為一音呼早轉一  
為一音隱反一為一音后反一為一音此至一而窮折一為一者側  
也有側有正正折為一音即字也音也又轉一為一

側加側V為<音狀反<為>音泉至>而窮一再折為  
一反五犯轉一為一反口犯側一為一音方反一為一音播至  
一而窮引一而統合之方則為一音圍圓則為一音呈至  
○則環轉無異勢一之道盡矣音柱與一偶一能生  
一不能生以不可屈曲又不可引引則成一然一與  
一偶一能生而一不能生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篆  
通隸而側故有左無右有隍音今作音阜無隍音阜於篆則  
左向右為左右獨向為隍相向為隍篆明而隸晦故  
有王無玉有未無朱於篆則中一近上為王中一居  
中為玉中一直為朱中一不直為未篆巧而隸拙故  
有音竟無音炯有音無一於篆則上冒為一不冒為  
一上加一為主加一為山一篆縱而隸拘故有刀無

匕有禾無禾稽音於篆體向左為刀向右為匕首向左  
為禾向右為禾然則篆之於隸猶室之於龜  
紫真授羲之其似乎

紫真白雲先生也羲之曰天台紫真謂余曰子能至  
矣而未善也書之氣必通乎道同混元之理陽氣明  
而華璧立陰氣大而風神生力因則潤勢弱則滋繁  
則動逸則後內貴盈外貴虛起不孤伏不寡向迎非  
近背接非遠望之惟逸發之惟靖

或曰梁武謂元常古肥子敬今瘦子敬不逮逸少逸少  
不逮元常學者以二王比肩曰父作之子述之逸少無  
蹟可尋獻之則未至也

元常古肥子敬今瘦子敬不逮逸少逸少不逮元常

此梁武帝之公論也庾肩吾曰探妙測微盡形得勢

中為玉中一直為朱中一不直為未篆巧而隸拙故

有口音無口音無一於篆則上冒為口不冒

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非懷琤也

獻之極細真書筋骨緊密不減於父如大則尤直而

寡態唯行草之間逸氣過之然諸體多劣右軍總而

言之伯仲差耳黃魯直曰謝太傅嘗問獻之卿書何

如君家尊獻之曰回應不同論者多不謂然彼欲與

乃翁抗行大以不遜余嘗評其書右軍能父中今能

子同時諸人皆不能在此位也吁子敬之言過矣原

其所由蓋有為之先者子敬學於逸少逸少學於鍾

張逸少嘗曰吾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猶鴈行乃



匕有禾無禾稽音於篆體向左為刀向右為匕首向左  
為禾向右為禾然則篆之於隸猶室之於龜  
紫真授羲之其似乎

紫真白雲先生也羲之曰天台紫真謂余曰子雖至  
矣而未善也書之氣必通乎道同混元之理陽氣明  
而華壁立陰氣大而風神生力因則潤勢弱則滋繁  
則勁逸則俊內貴盈外貴虛起不孤伏不寡向迎非  
近背接非遠望之惟逸發之惟清

或曰梁武謂元常古肥子敬今瘦子敬不逮逸少逸少  
不逮元常學者以二王比肩曰父作之子述之逸少無  
蹟可尋獻之則未至也

元常古肥子敬今瘦子敬不逮逸少逸少不逮元常

此梁武帝之公論也庾肩吾曰探妙測微盡形得勢  
疑神化之所為唯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  
功夫第一天竺次之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功夫  
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竺不及鍾功夫過之張懷瓘曰  
獻之極細真書筋骨緊密不減於父加大則尤直而  
寡態唯行草之間逸氣過之然諸體多劣右軍總而  
言之伯仲差耳黃魯直曰謝太傅嘗問獻之卿書何  
如君家尊獻之曰回應不同論者多不謂然彼欲與  
乃翁抗行大以不遜余嘗評其書右軍能父中令能  
子同時諸人皆不能在此位也吁子敬之言過矣原  
其所由蓋有為之先者子敬學於逸少逸少學於鍾  
張逸少嘗曰吾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猶鴈行乃

記以受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以鼠須筆言記真隱  
之說讀者不能為於子敬又言於會稽山見一異人  
披雲而下左手持徑右手執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  
問曰君何姓字復何游處筆法奚跡豈殊吾體耶聖  
人以神道設教不若是之欺誕也陶弘景曰比世皆  
尚子敬不復知有元常子逸少亦所排棄嗚呼是豈  
易與俗人言哉然逸少又有言曰吾書心精作之久  
尋諸書惟鍾張故為絕倫其餘為是不佳殊不足在  
古此二賢僕當次之逸少嘗往都臨行題壁子敬  
密拭除之更別題初謂不忝羲之還見之歎曰吾在  
時真大醉也子敬乃心服蓋至是則人心之不字泯  
者始始然矣

羲之曰意在筆前字居心後存筋藏鋒滅跡隱端而分  
起伏諸用

王羲之筆勢圖曰夫書字不用平直不用調端先須  
相筆或偃或仰或欹或衰或大或小或長或短凡作  
一字或似篆籀或似鵝頭或似散隸或似八分或似  
蟲食葉或似水沙或如壯士利劍或如婦人纖麗  
先構筋力然後裝束必須汪濊詳雅起發密齊疎潤  
相間每作點必須懸手作之或作波抑而後曳作一  
字皆須作數種意或橫畫似八分而茂如篆籀或豎  
牽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剛鐵鉤或上大如稗葉  
或下細如針芒或側轉點發似鳥飛或稜側如流水  
作一字橫豎可憐滿一行直有媚態第一須存筋藏



墨數用尖筆須落  
鋒混成無使毫露  
浮怯舉新筆與  
若神

墨數云欲鳥之脚急  
斯乃取形勢也

鋒減跡隱端用尖筆如落鋒勢無毫如 筆勢意沉  
生舉無若神為一字數體俱入若作一徑皆須字  
意別勿使相同書虛徑用強筆書強徑用弱筆強弱  
不等則蹉跌不入必須正生靜思令意在筆前字居  
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然下筆不欲急故須遲何  
也筆是將軍故須持重心欲急不宜遲何也心是箭  
鋒箭不欲遲：則中物不入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  
何者是急如鳥字下一點：須急橫直即須遲故鳥  
之脚大須急不急不有形勢每書欲得十遲五急十  
曲五直十歲五出十起五伏然後是書若真點急牽  
急裏此但暫視似書久味無力又須用筆若墨不過三  
分不得深浸毛弱無勢墨用如節同研久：不動彌

佳矣

又題衛氏筆陣曰夫書先引八分章草入隸中草書象  
篆隸八分相禱斯言旨哉衛氏曰善鑒不書善書不鑒  
又刪李斯筆妙而分七勢可與八永參焉

李斯曰夫書之微妙与道合然篆籀以前不可得而  
聞矣自尚方大篆頗行於世但為古遠人多不詳今  
斯刪其繁者取其合理參為小篆凡書非但裏結終  
藉筆刀路運蒙恬造筆徑猶自簡昭斯更修改望益  
於用：筆之法先急回後疾下如鷹望鵬逝信之自  
然不得重改送脚游魚得水頭合景山興雲或卷或  
舒乍輕乍重善思之理可見矣衛氏名鏗字茂猗晉  
晉廷尉展之女恒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

郎克之母善正行書撰筆陣圖曰夫三端之妙莫先  
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鈎昔李丞相見周穆王  
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  
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於理者多近代以  
未殊不師古緣情世道纒故姓名或學不該瞻聞見  
又寡致使功用不就空費精力自非通靈感物不可  
與談斯道今則李斯筆妙更加潤色德七條并作其  
形容列事如左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  
筆頭長管俯五寸鋒齊腰強者研取焦涸新石潤滋  
相兼浮津輝墨者墨取廬山松煙代郡鹿膠十年以  
上強之如石者紐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然後靜  
澆意思揮襟作之先學執筆若真書玄筆頭三寸一

分執之下筆點畫 波屈曲皆須教書一身之力而  
送之初學先須大書不得從小善鑿者不寫善寫者  
不鑿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為  
筋書多肉微骨為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豐肉者  
病一、從其消息而用之一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  
實有形、如高峯墜石磕然實如崩也、陸斷犀象  
、百鈎弩發、一萬歲枯藤、崩浪雷奔、丁勅弩筋節  
用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法緩者有心緩而執法急  
若執筆近頭不能遠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  
執筆遠而急心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因  
滿如篆法飄風洒落如草草凶險可長如八分窈窕  
出入如飛白孤介峙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法



心存委曲每為一字各象其形則斯道妙矣義之題  
其後曰夫桓者陣也筆者刀鞘也墨者鍔甲也研水  
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裨將也結構者謀  
畧也髓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夫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小大偃仰平  
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  
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  
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鍾繇弟子繇比之翼三  
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跡每畫一波常三過折筆  
作一點如高峰墜石常隱鋒而為之作橫畫如列陣  
之排雲作一戈如百鈞弩發作屈折如鋼鐵鉤每一  
字如石歲枯藤翼先未書惡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

破鍾公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學石遂大振欲學真  
書依此法若學草書須緩前急後守體取勢狀等昆  
池相鉤連不斷仍須後側起伏用筆亦不得使齊平  
小大一等每字須有點畫且作餘字總寬然後每點  
其點須空中遙擲筆作其草書亦須象篆八分古隸  
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筆則  
直過唯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勢此但用擊石  
波而已其擊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  
隼尾波即鍾公太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已有此體  
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  
隸字不能光發義之少學術夫人書及後渡江北游  
名山遂於衆碑學習焉八永八法也見書要註

張懷瓘十法其成頌之緒論乎

張懷瓘唐人善正行書為翰林供奉右率府兵曹參軍撰書斷書估評書藥石論書法藥石論六體論等篇又撰用筆十法一曰偃仰向背二曰陰陽相應三曰鱗羽參差四曰峰壑起伏五曰真草偏枯六曰邪正失則七曰遲澁飛動八曰射空玲瓏九曰尺寸規度十曰隨字變轉心成頌隋釋智果作頌曰迴展右肩長舒左足咬援一角潛宏半腹間開間合隔仰隔覆回互留放變換垂縮繁則減除疎當補續分若扭背合如並目孤卑必大重並仍促以側映斜如斜附曲暈轉一字功歸自得盈虛統視聯行妙在相承起伏

翰林集經叢諸家筆意

翰林密論二十四條論用筆法禁徑唐太宗集王羲之虞世南張說等三十餘家法論撰成三卷上論用筆中論異勢下論裏結其言極多禁勅不行號曰禁徑序曰夫工書須從師授必先識勢乃可加功勢既明則務於遲澁遲澁和矣無繫拘跼拘跼既止求諸變態變態之著在乎奮研奮研之理資于狀異狀異之變無溺荒僻荒僻黜矣藉于神彩神彩之至幾于玄微玄微則宏逸無方矣設乃一向規模隨其工拙勢以反覆肥瘦體以疎密齊平放則失之於速留乃至之於遽畏懼生疑否減不決運用迷於筆前震動惑於手下若此欲造於玄微則未之有也



背拋引蔓毒法趯戈曰清潤遲澁而左顧善於形容矣  
翰林密論背拋法曰蹲鋒緊掠徐擲之速作失勢遲  
則緩怯臨池訣曰此鍾法稍涉八分蔓毒法引過其  
曲轉蹲其鋒又徐收而蹲趯之不欲出須暗收使其  
如負芒刺則佳背趯法曰以中指遣至書更以右指  
拒而趯之又潛鋒暗勒盡然後趯之右軍背戳戈之  
上則俯而過下則曲而就蓋所以失之於前正之於  
後也又永禪師澁出戈法下以右指築上借勢以中  
指遣之至下以名指紐鋒潛出此右禿出法唐又置  
云為戈必清潤貴遲澁而左顧是也  
邊衫紐又女音肉反側其月反魚歛箇築未善也  
永法曰上平點中兩點用之皆非也蓋邊衫下不可

以紐側而其月則當用潛虛半腹法也如說字義則  
有月反如六字從人者亦不用暗築法也  
蕭何韋誕其能署書乎

蕭何作未央宮前殿成韋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  
流水何用秃筆書謂之蕭籀又題龍虎二閣韋誕青  
龍中題三都宮觀榜額自謂能逆徑丈之勢方寸千  
言也明帝時凌雲臺成以令誕題署

或問廣成子應候僧一行釋微燕卿葛氏諸作極論題  
署其法乎曰法則法矣然眾忌諱遠且以累法  
題署之法弊於唐使人多忌諱其原蓋出於陰陽家  
者流世有廣成子集陰陽家應候法纂異記感應章  
一行禪師釋微集燕卿大師字自明簡集葛仙翁勒

字法應神集音義章白雲先生華論云鑑諸書極言  
題署之法點畫分毫未去各立名字應之以陰陽象  
之以五行法之以六神使術若能察人平生禍福屋  
之大小字之尺寸各有程限占其喜怒休咎之祥年  
月遠近之應可攷而知且謂虞世南筆首大尾小犯  
前九惡二歐之筆指而不柳公權筆瘦如鶴腫肉  
越筆勢如龍病在少不得隋侯之藥此五者名重當  
時其法不應陰陽氣候神氣不全析然如死李邕之  
體出於彼而達於此矣愚按廣成子莊周載其當黃  
帝之世后咍咍一丁二百年是時陰陽之家未出也  
葛仙翁生於晉朝忘諱雜多而題署未有此病唐一  
行以數學名家字書非其所長然則其僧簡定之流

所託為可知矣簡定燕卿石也

真卿之劍池陽冰之講臺祠宇著作從橫生動不做修飾其署書之雄秀者乎

顏魯公書虎丘劍池李監書生公講臺在蘇州虎丘寺只篆慶州仙都山黃帝祠宇字其上刻丹陽葛篆立石乃顏真卿楷書也又篆越州大禹之廟字並曠世絕作

陳旅之記能持論夫

陳旅字象仲莆田人撰題署書記暇曰往而不返者世道之既變也易知而不知者人情之異尚也傳曰清廟之瑟一倡而三歎者三人從歎之耳夫三代之隆先王禮樂之教著於人心而大樂必易夫人可知



也然而人情異尚惟聖人不能使之知其至易世道  
既安雖聖人不能返其必從此好古君子往於故  
城廢隧破碑斷礎觀古人之陳迹歎歎而不能去也  
余外大父趙大逢曰易有真河圖汎見於事物如云  
書之為學最可以觀理今其書惟存得其理者鮮矣  
至漢魏以來題署字法今人都更不講况欲識無懷  
氏之古封乎國中風俗以正月六日游烏石山寺公  
指寺額語余曰是古題署法書也昔宦游吳楚間多  
見之古時人知有是法王公貴人有所建立不能  
書不書必求能書雖微賤必書紹興後無論能否官  
大即書一時迎合爭乞新題易舊榜於今存者什之  
一耳彼見古體波磔漸收取勢似拙曰而何其態之

拘也曷不為我之騁乎詎知字有古法而騁於法  
固甚巧也拙則軼出矣其法與鍾王小字異而實同  
後人小字多取存神是尚可取至於大字形不遺神  
雖好不取也宋南宮黃太史輩非不其峭可喜直可  
施之亭榭宴游霞唐以來唯顏太師大小字俱雄秀  
合法然論題署李北海為最云

世稱李邕善題署然其銘刻歐虞諸數公差優乎  
問北海善題額

曰古之銘石典重端雅使人興起於千載之下邕以行  
押相參後世五反反又異百出邕作備也

李邕字泰和唐揚州江都人為御史中丞汲郡北海  
太守善題署碑頌人在金帛清其文以鉅萬計初行

草之書自魏晉以來唯用簡札至銘刻必正書之故  
鍾繇正書謂之銘石虞褚數口守而勿失至邕始變  
右軍行法欲挫起伏自矜其能銘石悉以行狎書之  
而後世多效尤矣

歐虞褚深得書理信本優於勁利伯施過於純熟登善  
少開闢之勢柳誠懸其游張顏之間與乎徐李沈宋諸  
家殆闖丑禁其藩落者乎

歐陽信本虞伯施褚登善見書要注柳誠懸名口權  
唐太宗以為翰林侍書學士張伯高顏清臣見玉朴  
徐浩見書要李邕見上注沈傳師字子言官至吏部  
侍郎宗僖字藏諸為技書師皆唐人善楷隸行草  
韓擇木韓秀實李善李儉皆有古意

韓擇木昌黎人官至散騎常侍韓秀實為翰林書儉  
皆仕唐善楷隸八分

太白得無法之法子美以意行之

太百姓李名白一字長庚為翰林供奉子美姓杜名  
甫官至檢校工部員外郎善楷隸行草

昌黎知其理而功淺子厚雅有負抱而有永興公之餘  
物

虞世南也

議者以追之為疎屬

問韓字失麓魯

曰彼蓋不知九方歎音之相馬也

昌黎姓韓名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謚曰文指林



蘊撰鐘序曰德咸通末為州刑掾時盧公肇罷南浦太守歸宜春公之文翰海內知名德竊慕小學因師於盧公子弟安期公授以撰鐘法曰推拖撚拽是也盧自言昔受教於韓吏部云子厚性狎在宗元官至禮部員外郎柳州刺史嘗作筆精賦暇曰勒不貴卧側常患平勞過直而力敗躍當蹲而勢生策仰收而睛揭掠右出而鋒輕承倉皇而疾罨蹀蹀躍以開撐黃魯直云書道契於唐宋惟楊凝式有古人筆意

尚少師書

日中流矢如一壺千金

凝式字景度五代人官至太子少師以疾致仕時人以楊風呼之善行書

請問宋之名家曰錢忠懿杜祁公之流便蘓才翁情仲之爽峭蘇子瞻之才瞻宋元章之清拔加於人一等矣蹈道則未也

忠懿名弘徽字文德吳越國王善行草宋太宗評之入神品祁公名衍字世昌官至僕射謚正獻數與蔡忠惠論書草法秀勁似晉宋間人才翁名舜元梓州人官至轉運使情仲名舜欽一字子美才翁弟也官至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行草傑出而子美少劣於才翁子瞻名軾眉州人官至端明翰林侍讀學士謚文忠元章名芾吳人官至禮部員外郎行書超詣大抵言此數家多能行草而暇於楷隸也

若夫魯直之壞變劉濤諸人所不能及而有長史之遺

法然其真行多得於瘞鶴

黃魯直<sup>名石</sup>庭堅豫章人官至吏部員外郎善行草自謂得江山之助嘗曰草書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再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不知與科斗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未惟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蘇才翁有悟變而不能尽其宗趣其餘碌碌耳余在黔中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字不到及未焚<sup>浦北</sup>道舟中觀長羊盪柴羣丁撥棹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然比之古人入則重視疊矩出則奔軼絕塵亦能得其髣髴劉濤涪陵人以草書名世時稱為草聖翁真行謂真帶草也瘞鶴見書要注問周越李時雍鍾離景伯曰如法何吳說張孝祥范成

大法乎

問吳范等

曰此而法天下無法矣然則張即之語人其彌乎降

問張即之以未書道愈壞

曰吁磔<sup>及抄</sup>裂塗地矣

周越字子茂李時雍字效堯鍾離景伯字公序吳說字傳朋張孝祥字安國范成大字至能張即之字溫夫皆仕宗顯官以能書稱

或問蔡京下之書曰其悍誕姦窺見於顏眉吾知千載之下使人掩鼻而過之也

蔡京字元長興化人官至太師魯國公下字元度京弟也官至樞密皆宗之為臣書字如其為人



曰張即之陳讜之書一時藉甚豐碑鉅刻散流江左迨  
今書家尚祖餘習

問張陳書

曰速勿為所染如深鳥雅盧扁無所庸其靈矣然則其  
自知邪

問能自知其非

曰知則不為也人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陳讜字正仲興化人官至尚書

蘇氏有言曰書於魯公文於昌黎詩於工部至矣

蘇子瞻曰智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  
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  
至於杜子美又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

吳道子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或曰彼人耳若夫呂巖鍾離權之瓌雄神險不其愈乎  
曰吾論書不論仙然抱朴稱皇甫象為書聖陶真逸有  
禎仙之論

呂巖字洞賓鍾離權呂之師也抱朴子名洪字稚川

姓葛氏晉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貸  
位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尤好神仙導養  
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為葛仙翁以其鍊丹  
祕術授弟子鄭隱就學堂得其法聞文趾出丹砂  
求為勾漏令行至廣州乃止羅浮山鍊丹積年著述  
不輟冠期而逝嘗著書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朴子  
曰以石書皇甫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官至侍中青

州刺史善小篆八分行草抱朴子云書聖者皇甫象  
陶真逸名弘景字通明南朝秣陵人年四五歲常以  
荻為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見葛洪仙便有養生之  
志讀書多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善隸蔡工草隸  
號華陽隱居年八十五魁日尸解而逝梁武帝贈太  
中大夫謚貞白先生嘗從武帝借石帖論禪往復有  
啟曰昔惠無書可看願作主書史晚愛楷隸又羨掌  
典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  
區惟克恣五欲實可愧恥所以為得作才鬼猶勝頑  
仙

或問懷素草書隣於長史君謨有僕奴之談過乎曰人  
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豪傑漫起相知於異世之

下齣

七角初  
留二反

然若合符節未達

或人未解

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夫張公者人龍也邈焉  
騫儔而意欲策駕馳與之方駕九地之下重天之顛耳  
然則高閑亞栖之流與

問二僧比懷素

曰二僧冊若後矣

蔡君謨曰長史筆勢其妙入神豈似物可近哉懷素  
處其側直有僕奴之態况他人所可擬議按懷素帖  
云張長史書法獨步當世惟汝下顏尚書得之零陵  
懷素近得尚書和翰大有開發又云李靖用兵淳風  
天文張旭草書有在之三絕也其尊慕若此高閑工



人能草每欲學焉張長史亞栖汝陽人嘗對御草書  
兩賜紫袍自云凡書通即笑若執法不受辨焉書如  
又有沙門貫休若蘭溪人工草隸南比之懷素成中  
令問其筆法休曰此事當陰壇而授安可草之而言  
成術之通於黔中因以病宦詩見竟曰見說清氣邪  
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此皆唐人僧能書者  
程子之持敬可謂知其本矣

程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謚純公河南人嘗曰人書  
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敬故朱子銘曰握管  
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畫：放意則荒取妍  
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或曰朱元晦諸賢其簡卑乎曰道德之克乎中而溢乎

外也

元晦名熹號晦菴先生謚文公新安人善評諸家書  
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宋元章黃魯直諸人  
出未便自欹斜放縱世態長下其為人亦然

王子文書感興其美矣

子文名埜婺州金華人鄭回溪之孫孫復娶鄭之孫  
女官至端明簽書樞密院從真西山魏鶴山講學尤  
善楷隸行草嘗書朱文公感興詩於玉麟堂刻石城  
山書房時稱為二妙其書有齊梁風骨

書學何所止曰物莫身而已矣然則張伯高行業未  
彰獨以書耐身益乎

問旭

曰吾聞之精於一則善善偏用智則無成聖人疾沒世  
而名不稱彼張公者東吳之精去之五百再見伯英以  
此養生以此忘形以此玩世以此流名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曰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棧應  
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惟外物至不膠於心  
堯舜禹湯治天下養神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  
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  
身不厭矣暇外慕夫外慕從業者皆不造其堂不齊  
其截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  
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  
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石鳥獸蟲魚草木之花  
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

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矣動猶鬼神  
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  
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



衍極卷第五

莆田鄭杓子經述

劉有定能靜釋

天五篇

天地之數合於五皇極之道中於五四時之用成於五  
六書之變極於五是故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  
冬八分行草歲之餘閏也

天地之數闡於河圖皇極之道明於洛書歲功成而  
四時行人文興而六書顯惟因革有常變化無書其  
數莫逃乎五也按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  
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

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天地之數  
合於五也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  
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  
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  
七曰明用稽於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  
威用六極此皇極之道中於五也月令敘春夏中央  
秋於此四時之用成於五也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  
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餘闕也此六書之變極於  
五也

隸之興也其周之末造乎其民趨於簡陋乎

者八卦而後有六書有六書而後有六經六經六  
書而傳者也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

書契蓋取諸夬書契之始莫先乎古文其次籀書其  
次篆書最後隸書極矣六經者聖人之語言也古文  
者聖人之面貌也孔子書六經皆用古文籀書作於  
周宣王之時猶不徒用況未造之篆隸乎籀之制字  
比古文為多以篆方籀則篆簡矣秦人轉痛其難又  
損而為隸其日趨於簡陋乎然此蓋法令之書非六  
經之文也漢興制作未見稱用隸法之盛自賈鯨始  
至蔡邕八分而篆籀寢微矣蓋古文六經厄於秦火  
至唐惟衛宏古文尚書獨存天寶間又詔改從今文  
而古文尚書亦廢矣愚嘗論古文書猶古之禮樂也  
禮樂不興則古書不復其勢然也  
或問石鼓顯於李唐韓退之韋應物以為周文王宣王



時歐陽永年蘇子瞻謂非史籀不能作而美添以為秦文信乎曰以漆文知之

歐陽永年曰石鼓在岐陽初不見孫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元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初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文之古者莫先于此然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王之鼓於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按三家石鼓歌韋曰周文大獵于岐之陽刻石表功于煒煌石如鼓形數則十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韓曰周綱陵遲

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蒐於岐陽騁雄俊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簡選濶刻留山阿蘇曰惜昔周宣歌鴻鴈當時籀史笑蝌蚪厥後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為生耆耆何人作頌比崑崙石古斷文齊响嘯鄭美添曰石鼓十篇大拓為漁守而作周宣王時則籀書所始宣王之前皆古文也籀文與古文則刀書故銳秦篆則漆書故利石鼓之文其端皆利且石鼓文之為秦篆者字字可曉惜乎湔滅惟一鼓有全篇也其間有難明者如豈出秦斤豈出秦權自可見矣又曰石鼓大拓用秦篆其間亦有古文者何哉曰秦篆本於籀不於古文其母則同但加減籀易有異者石鼓固秦文知為秦何代之文乎曰秦自惠

文稱皇始皇稱帝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謂帝亦可謂王也知此文則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韋應物唐蘇州刺史歐陽永幹不修宋吉州永豐人官至參政謚文忠公嘗集錄前代碑刻撮其大要并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有集古跋尾二百九十六篇

然則筆易始乎

問始造筆

曰尚矣書曰作會非筆何會紀於太常非筆何紀

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洵明所謂十二章也上六者繪之於衣下六者繡

之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周制則以日月星辰畫於旂龍山華蟲火宗彝繪於衣藻粉黼黻繡於裳周書曰世篤忠貞朕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又周官甸士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夫畫於旂書於裳繪於衣既不可以刀書而施五采作繪又難以竹聿仍漆畫者三代以前已有筆墨與刀書仍漆並行墨刀漆施於竹木而筆墨用於絹帛詩云彤管有煒則非竹聿之筆矣又疑古人精於制物墨与漆相類後世不知以爲漆爾李廷珪之墨用以漆柱則古人之墨如漆可知今西域人以金炆礬等藥熬水濡以絹帛盛以小正用竹聿而橫書之則竹聿亦可以行墨



蘇望歐陽棊以三體為漢石經趙德夫洪景伯非之諒也

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  
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如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  
汝陽蘇望氏所刻蘇望曰後漢熹平四年靈帝以經  
籍文字穿鑿於洪波學命諸儒讐存存六罕見近於  
古相之文康家得左氏傳捐本數經其石斷刻字多  
亡缺取其完者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  
字歐陽棊集古目二載以為漢石經慶曆中夏文莊  
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經數十字善有此碑所無  
者而碑中古文亦有初所不收者則滄落之餘兩家  
所得自不同耳趙德夫曰漢石經遺字藏汝陽及長

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  
分書也其後屢經遺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才數  
十字皆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  
儒林傳敘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  
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詔諸  
儒正五經文字刻石于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正  
定六經文字而章懷太子注引汝陽記所載有尚書  
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又有詩儀禮  
銘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汝陽記又云禮記碑  
上有凍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  
傳後亦有堂詵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洪景伯曰石  
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

別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鄴氏  
水經云漢立石碑於太學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  
三字石經唐志有二字石經兩種曰尚書曰左傳獨  
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  
種阮以七經為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  
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鑄並列於學宮  
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  
考正趙氏雅以一字為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  
歐陽氏以三體為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  
作汜宅編載其弟荀所跋石經亦為范史隨志所惑  
指三體為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碑等石乃云魏世  
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石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

文既以此碑為石經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愚謂趙  
德夫洪景伯之言可謂信而有徵矣然莫能其三  
體為誰書也今按元魏江式論書表有云魏初陳留  
邯鄲淳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而其  
文蔚炳三體復宣之語最為明白而二公畧不及此  
故特表而出之歐陽棐滂子也官至右日著集古目  
錄十卷趙德夫石明誠密州諸城人宋相挺之子  
也著金石錄三十卷紹興中其妻易安居士李清照  
表上之洪景伯石運饒州番易人官至右僕射謚文  
惠公有隸釋隸譜隸圖隸韻等書共二十七卷又隸  
續十卷行於世

或曰古書編隸其渝、于、久、矣、而、何、言、之、覺

古、藏、及、

耶



曰吾聞達於理者古今不能隔反古核審其美者鬼神莫能閱反其媚夫道一而已矣然則用筆有異乎

問用筆

曰有請問曰篆用直分用側隸楷

問隸楷

曰問去聲下同出存乎其人其人可得聞乎

問人

曰顏柳篆七而分三歐褚分八而篆二問行草曰篆多楔序間以分側有石書之遺意焉

石書即石經

然則執筆有異乎

問執筆

曰夫執筆者法書之樞鍵也近世喜執筆者莫如張顏吾以此按天下圖書不能逃乎玉尺也

晉田父掘地得古玉尺

夫善執筆則八體具不善執筆則八體廢

八體一法也

寸以內法在掌指寸以外法兼肘腕掌指法之常也肘腕法之變也魏晉間帖掌指字也嗚呼師法傳人使其所習使其所習此法所以不傳也故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鍾子期死而伯牙改琴絕絃蓋傷世之難與知也

古書籀隸同源而殊流篆直分側用二而理一自其殊者而觀之則古文而籀而隸若不可以入自其

一者而觀之則直筆因側筆方用法有異而執筆初  
無異也其初以異者不過遣筆用鋒之差變耳昔有  
善小篆者映日視之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心雖屈  
折處亦無有偏側者蓋用筆直下則鋒常在畫中故  
其勢瘦而長此徐鉉所謂蠅反古火匾法也章友直自  
言得李陽冰筆意每執筆自高壁直落至地如引繩  
皆直筆之用也欲側筆則微側其鋒而書體自然方  
矣大拉筆直則圓、故長、必瘦側筆則匾、故方  
方必肥瘦硬易寫肥勁難工直筆難於肥側筆難於  
瘦其要在交而通之若夫執筆則不可不直也古人  
學書皆用直筆王次仲等造八分始有側法然分書  
間用直筆者有之矣未有古文籀篆而用側筆者也

隸出於篆而分又隸之變也故間出顏柳隸之篆歐  
褚隸之分蘭亭多用篆法至於由字之類則間用側  
筆宋元章評褚臨蘭亭曰由字益彰于楷則者是也  
故善觀蘭亭者知隸草之矣矣其要妙在執筆善執  
筆則直側一以貫之隨手而變但心所成天下無全  
書矣臨池法曰用筆之法以大指撥中指飲第二指  
抽名指令掌心虛如握卵名指拒中指小指拒名指  
須用大指初節外置筆令搖動自在皆不過雙苞自  
然指實掌虛矣夫小字及寸必須實按其腕而用在  
掌指自寸以往則勢局矣遂有覆腕懸腕運肘運臂  
之作至於俯仰步武之間隨宜制宜莫不各有當於  
之理故有常法焉有變法焉常徑也變權也審於反



徑合徑之權則知矣夫

或曰絳州潘氏蒐括奇墨秘楮坊甫徑於倉頡記於宗

初其雅博乎曰馮化間太宗出內藏古蹟命王著臨搨

工用精嘉大觀絳潭猶有似人之喜戲魚黔江鼎漣無

慮數十有止不足計也

宋太宗留意翰墨遣使天下購募歷代名蹟馮化中

乃出御府所藏命得書王著臨搨以素木鏤刻於禁

中鑿為十卷名於卷末篆題馮化三年壬辰歲十一

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每大臣登進二府則賜以

一本其後不賜改尤為難得仁宗時又詔僧希白刻

石於祕閣前有目錄尾無篆書題字近世相傳以為

二王府帖者濫也按黃魯直曰禁中板刻古法帖十

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亦賜羣臣元祐中親賢宅

從禁中借版墨百本分遺官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

餘而不甚黝黑又多木橫裂紋時有缺散失字處士

大夫不能悉別也親賢宅魏王即二王也又有高宗

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馮化略無少異或云即

御府所藏蓋刻未知是否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板

蓋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

板上隱形為銀錠痕以愚人但換剝非復拓本之

遺勅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

石即今續法帖也夫觀中又奉旨摹搨歷代真蹟刻

石于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与馮化帖少

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凡標題皆蔡京書卷款云

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而以建中靖  
國續帖十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御銜以  
為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為二十  
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續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  
官帖模刻于家為石本而傳寫字多轉失世稱為潘  
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帙雖與馮化官帖不同  
而實則祖之持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馮化官本法  
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續帖最佳而舊本已艱得嘗  
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詳煒家藏舊本第九卷大令  
書一紙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  
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  
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

乃行書正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係曹士冕曰  
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段眼數目第二卷鍾繇宣  
示帖第一行內報字右邊直畫勾起向左畔第二行  
夢字內下面夕字上畫微仰曲第五行石字右角後  
有一點第十行當字上三點全旁有微損却在空處  
已欲日帖脚下有斷石紋此卷內第一段與第三段  
石並缺右角單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氏  
析居法帖分面寫字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  
補刻餘帖石東庫本第九卷之辨誤蓋始於此且逐  
卷逐段各系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為次第  
云後歷金主亮諱但更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轉筆  
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鐫本北方刻本武岡新舊



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本本前十卷等類皆梓帖  
之別也潭帖者慶曆中劉丞相紳潭日以馮化官帖  
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於石真之郡齋增入傷寒十  
七日王濛顏真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馮化同不差  
不同逐卷各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曆五年季夏慧  
照大師希白重模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年  
仲冬月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  
卷五年仲秋月第八卷五年季夏月模勒上石第九  
卷八年仲冬月第十卷五年仲秋月每卷各有慶曆  
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內第三卷山濤帖末有風  
筆惻感之語不成文蓋謝茂帖云執筆惻感今至執  
字止濤帖云風雨所勸云：今至風字止却弱筆惻

感三字在濤帖之後弱兩所勸以下十九字在茂帖  
之後又第六卷右軍字先後失次尤甚朱文公談其  
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度半居後行之顛極為可  
笑如黃魯直評釋二卷內都愜書第三帖當字兩分  
是也帖字屢經臨摹固已失真如馮化等帖有別次  
莊石蒼舒釋文雖或未盡加以陳去非黃長曆施武  
子等更迭考辨十得八九若潭帖乃至顛倒而錯為  
之矣成異域神呪矣潭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知弟本  
若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本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  
甚多戲魚印臨江帖也元祐間刻次莊以家藏馮化  
閣帖十卷摹刻於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  
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刻於利州黔江者黔人

點人秦世章嘗以里中子弟不能書其將兵於長沙  
買石摹僧寶月古法帖十卷寶月慧照也謀舟載入  
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模  
鼎帖板本技諸帖增益最多澧陽石刻散失僅存者  
右軍數帖而已又有澧縣修內司帖北方印成本烏  
鎮張氏福清李氏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法帖一再之  
相模殊失筆意無足觀也

汪季路之辨審矣

季路名衢遠州人父應辰字聖錫年十八南渡初廷  
對第一俱官至端明殿學士時稱爲大小端明鄭回  
汪安大端明玉山之女其子肯予復爲小端明之婿  
汪氏建集古堂藏奇書祕蹟金石遺文二十卷玉山

多爲跋尾朱元晦嘗題其跋後曰事有實蹟證無浮  
辭有德者之言蓋如此後學所當取法也季路著瀉  
化閣帖辨記其十卷板刻行數極烏註備末云其本  
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板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後本  
板作多行差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於旁或刻人名  
或有銀鈺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  
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劇潛夫曰近人多  
不識閣帖某家寶藏其本或用高價得某本皆非真  
真者字畫豐穰有神如潭綽則太瘦臨江則太媚  
又用李廷珪墨印造凡瀉化間所賜御書喻言等帖皆  
用此墨不可以偽予始得汪端明季路所記閣帖行  
數恨無真帖參攷晚使江左自有示李璋圖籍上賜



子孫有德保無窮年十卷之末皆有此印用二千楮  
得之其秋彼名爲少蓬始呼匠裝飾大蓬尤伯曉見  
之曰寶物也昔山如嘗歎無萬錢致一本時幣重物  
輕一可當十彼時已值百千今安得不愈貴重其真  
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板數  
在下惟此本卷數板數字皆相聯屬二也他本行數  
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  
三也余所得江東本每板皆全紙無接黏處一節十  
卷無一板不與汪氏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背之際寧  
使每板行數或多或少而不肯剪裁湊合者欲存舊  
帖之真面目四也

曰營咨道二十萬購夫子廟碑劉潛夫十餘載求邕僧

### 塔銘珠乎

問歐雲二碑唐武德九年詔立隨故紹聖侯孔嗣哲  
子德倫爲褒聖侯重修孔子廟雲世南撰文并書相  
王旦題額黃魯直曰今世有好書癖者營咨道嘗以  
二十萬錢買虞永興孔子廟堂碑予初不信以問營  
則果然後求觀之乃是未剝去大周字時墨本與張  
樞家碑其中缺字亦畧相類唯額書大周孔子廟  
堂之碑八字爲異耳又碑末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  
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額相王書也又云朝  
議郎行左豹衛長史直鳳閣鍾紹京奉相王教榻勒  
碑額雍州万年縣光宅鐫字今福棧無大費雖無前  
後數十字非寶藏是書之本意趙德夫曰唐孔子廟

堂碑虞世南撰武德時建題云相王旦書顏者蓋舊  
碑無顏武后時增之爾至文宗朝馮審為祭酒請琢  
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者誤也睿宗  
所書舊顏云大周孔子廟堂之碑今世藏書家得唐  
人所收舊本猶有存者 化度寺故僧道禪師舍利  
塔銘唐右庶子李百藥製文率更令歐陽詢書碑在  
洛陽劉潛夫名克莊宋興化人家後村因以自號官  
至尚書謚文定其友人陳景初遺以歐書道禪師塔  
銘前後三行十年北為補足喜而作詩曰端平曾歎  
關三行馮祐重來為補止收拾一碑勞十載此生凡  
事不須忙  
曰馮都斷石猶有存者其古刻之天球乎

見前注

黃初關里記詞翰爾雅其南金乎漢碑三百銷蝕亡幾  
何君閻道夏馮于碑可以全見古人面貌君漢隸摹其  
憂思深矣

黃初關里記曹植文梁鵠書按魏志以黃初二年詔  
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令魯郡修舊廟置平史令以  
碑考之乃黃初元年又詔詒時亦異當以碑為正  
蓋不惟詞翰之妙又可以正史學之失惜乎碑刻之  
有限也何君閻道蜀郡太守何君閻道碑也漢光武  
中元二年刻此碑在蜀邛樊道中近出於世為東漢  
隸書之冠夏馮于碑漢建寧三年北海馮于長夏承  
碑也在今汝州宋元祐間因治河堤於土中得之刻



畫如新奇古渾厚鄭曰注所謂篆體八分者蔡君謨  
嘗以漢碑完好者摹而為十四卷實慮古書之磨滅  
也

魏晉相承善學隸古莫如鍾王自庾謝蕭阮諸人神氣  
浸殊體式未散歷隨而唐始有專門之學自此益分矣  
嗚呼媮風並起其末造之孱民乎豪傑之生不數其精  
神猶參錯於元化之間乎

隸古者先秦之文也鍾王首變新奇何謂善學隸古  
曰今之書猶古之書也後之人守鍾王不笑則其庶  
幾矣惜乎唐之專門各相扞掎自為格體是以開後  
未之蒐瑣也籀文之上吾無間於斯邈作而趨簡便  
魏晉而後復行今隸疑若隸古亦廢殊不知其所損

蓋者特制度文為之末爾若夫執筆之妙書道之玄  
則鍾王不能變乎蔡邕蔡邕不能變乎籀古今古惟  
殊其理則一故鍾王雖變新奇而不失隸古意庾謝  
蕭阮守法而法存歐虞褚薛竊法而法分降而為黃  
宋諸公之放蕩猶持法外之意周吳輩則慢法矣下  
而至於即之徒怪誕百出書壞極矣夫書心畫也  
有諸中心形諸外甚矣教學之不明也久矣人心之  
所養者不厚其效於下者從可知也是以立言之士  
不能無媮風孱民之嘆然中間賴有作者如張顏季  
蔡數公憤然獨怪一洗敎習翰回古意而續書之脈  
安知後未不有張顏輩間出此所謂豪傑復起相知  
于異世之下謁於若合符節此精神所以泰錯於元

化之間也庾謝蕭阮諸人謂庾亮庾翼庾冰庾準謝  
安謝萬謝靈運蕭思話蕭子雲阮研等也並南朝人  
又若晉之諸賢宗之羊薄孔張齊之僧虔梁陶弘景  
陳顧野之輩能書者多不可勝舉在學者精求當自  
知之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孔氏遺蹟陽冰獨神會之魯公之  
書懷素善而有得似不在語言文字之直粗乎諸子之  
窮高極微長於詞說知本者厭其言

求於書不若得於言得於言不若會於意若二子可  
謂能以意會於語言文字之外也徒支離於詞說則  
未矣吾未見其高且微也

或問衍極曰極者中之至也曷為而作也曰吾懼夫學

者之不至也

謂極為中之至何也言至中則可以為極天有天之  
極屋有屋之極皆指其至中而言之若夫學者之用  
中則當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義乎曰中庸之為  
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衍極之為書亦以其鮮久  
而作也嗚呼書道其至矣乎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况  
書道乎



莆田鄭君子經入是書論書道之要其有功於  
斯文非淺也龍溪邑令趙君敬梓倡同志為  
之鈔梓與學者共之視古人祕筆經而不傳者  
有間矣泰定元年甲子秋七月望日漳州路儒  
學教授江應孚書

附書

旅頓首再拜 子經聘君先生語亭解舟之後  
每憶桐陰下握手絕倒便邀情有山河之隔此  
情可忍言哉翁仲清去曾寓羊續之教至與唇  
不可知也朱二未辱惠書及封玉畫像一軸并  
刻本衍極五卷縉閣再過玩喜此書之仍世又  
喜趙龍溪之能篤意于斯文然後喜著書者之

託以不朽也夫莫難於著書又莫難於行世太  
玄用心良苦張伯松則以為鼠坻之與牛場是  
以謙齋致疑於首篇者其慮蓋深遠也承示所  
改已當不必更疑以子經復依邁往之才能靜  
沈潛攻苦之學謙齋高明卓越之識可謂一大  
幸會是書之出必惟滿意何必遠問愚陋且見  
執事於衍極不苟如此呂不韋者春秋示國中  
求易一字者與千金竟無能易之者蓋畏之不  
敢易也不韋非不知人之不敢易也不欲張皇  
其書耳僕非畏執事也執事非張皇其書也有  
所闕漏不敢不告畫像贊曰邁往之氣軼塵之  
姿收以槩度幅巾深衣衍極之書妙契心畫凝

冲葆光曰有天得且未敢題上附此呈似左右  
可否惟命例書及史書寄去湯文魯相借抄已  
囑付沅趣抄者矣孫帥屬詢起后未春金臺之  
約斷不容與茲因小僕行過此拜問伏乞台照  
更冀善加保衛以副微擢不具陳旅頓首再拜

至正二十六年歲在丙午八月庚戌朔寫起  
至十有八日丁卯鈔畢于泗北村居映雪齋  
華亭孫道明行識時年七十歲

弘治丙辰十月十二日吳山盧雍謹錄于長洲烏鵲橋寓所

癸卯正月借章明逸藏本手抄竣于五月四日中多譌字未及盡訂當俟別本







